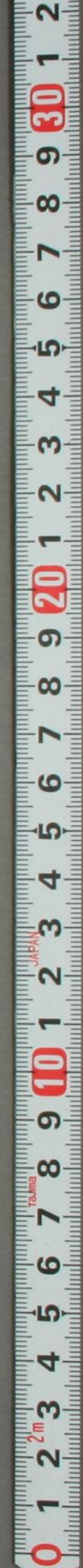




行水金鑑

百四十六  
百五十

ル 5  
1174  
21



九 5  
1174  
21



行水金鑑

卷第一百四十六

中憲大夫分巡淮揚等處地方兼理漕務海防河道鹽法屯田事務南提刑按察使司副使加正級傅澤洪錄

運河水

馬踏湖周三十四里其上為釣臺泊水漲則匯入北湖出開河閘迤北由弘仁橋入運其幫湖運堤自禹王廟起至弘仁橋止二千六百六十三丈其湖堤亦自禹王廟起至弘仁橋止三千三百餘丈係土築以蓄水濟運歷歲收蓄汶水原有北月河口王士義口徐建口亦無子堤蓋東湖地勢漸高無需防遏止於官民界分植柳豎石以杜侵冒而南至長溝小河口

蘇魯橋北至田家樓受水之處亦堤而築之視西湖  
工倍焉為閘者三在李泰口弘仁橋為壩者二在馮  
家口王巖口其戴村王堂二口皆蓄洩要害處至於  
關闌全湖伸縮漕河則有南北端二閘東西岸十七  
斗門以時啓閉實為水櫃盜決侵種宜禁云

山東全河

備考

馬踏湖所以濟北運也其湖口有曰徐建口有曰王  
士義口皆放湖水入汶河出分水口者也有曰新河  
頭有曰弘仁橋皆放湖水入運河者也故徐建口王  
士義口不宜開放至北河水小或開新河頭或開弘  
仁橋以接濟之若北河水勢足用仍宜堵閉蓄水此

一定而不可易者也 湖計一百四十餘頃與弘仁

橋相通故水大之時盡由弘仁橋洩入運河以故不  
能蓄水稍遇天旱便成乾渴今宜於開河以東築湖  
堤一道其高寬宜與運河之堤相等則水有所蓄而  
不至於乾涸矣 弘仁橋馬踏湖之門戶也馬踏湖  
水大每由此分洩入運但未有閘座蓄洩不便故急  
宜建置

居濟一得

五里鋪滾水石壩蓋洩運河有餘之水入南旺湖蓄  
以濟運者也每逢運河水有餘則洩入湖中及運河  
水不足則由開河之下兼濟閘放出濟運不知始自  
何年竟為堵築矣運河水大既不能洩入湖中運河

水小又無憑開放以濟之古人之法盡廢矣今宜仍  
爲開通以備蓄洩庶於漕運大有裨益此壩底高於  
河底四尺有餘小則蓄以濟運大則洩入湖中查南  
旺上以南有盛進口張廂口焦鸞口三斗門洩水入  
湖此不用斗門而用石壩者蓋北運無水接濟倘或  
過洩恐不足以濟運故用石壩以備蓄洩此古人制  
度之盡善者也 老壩口舊在徐建口之下壩下係  
大挑之工不知始自何年竟改築於王士義口之下  
矣以致王士義口之上至徐建口一段並不挑挖殊  
非大挑之意今應仍築於徐建口之下自大壩至分  
水口一段遇大挑年照舊挑挖庶塘河不致淤墊而

大挑之工較省矣 小壩口所以致汶河有餘之水  
入蜀山湖蓄以待用者也汶水小則堵塞此口令汶  
水盡出大壩口以濟運汶水大則將大壩口酌量收  
束小壩口開放使運河水足用而止餘者盡由小壩  
口入蜀山湖俟汶水小時仍行堵塞宜建小閘一座  
以備蓄洩更爲妥當

居濟一得

南旺湖在汶上縣西南周漕渠兩涯共一百八十里  
中爲二長堤漕渠貫其中畫而爲三漕渠西者爲西  
湖即名南旺湖一名汶河漕渠東者爲東湖在汶河  
隄南名蜀山在汶河堤北名馬踏南旺縈迴九十三  
里成化間始爲石堤湖多菱芡蒲荷芡菰魚鼈居人

采擷為利嘉靖間周築四圍堤岸一萬五千六百餘丈萬曆間除幫湖運堤三千六百丈外幫築湖堤南西北三面共一萬二千餘丈復添築東面子堤一千一百八十八丈又於五里鋪建石壩一座長五丈以便蓄洩濟運原湖二千七百頃向除子堤畫界處高亢地及宋尚書白老人香火地二百八十頃外其二千四百餘頃為水櫃隨堤內開有大渠以湖身北高南下復穿小渠二十餘道縱橫聯絡使湖水通流備濟萬曆十七年張居敬奏請南旺等湖各查頃畝於高下相承之地築一束湖小隄隄內永為水櫃堤外作為湖田聽民耕種庶限界分明內外有辨小民難

於侵占官司易於稽查詔從之是南旺諸湖有淤高之地可耕自昔已然其所以不令各種者慮其有礙於運也今西湖積沙日久高地雖多而低窪之處仍以蓄洩濟運宜開濬深通復其舊界否則漸為平陸矣南旺分水地形最高所謂水脊也主事王寵論蓄洩之大略曰南旺旱乾常在二三月方其旱也每有淺阻之患前此或濬泉源或放湖水或築土壩多方以蓄之愚以為不若一日一啓閘為上策每泛濫於六七八月當其溢也每有行覆之患前此或開南旺湖或開減水閘或決金口壩多方以洩之愚以為不若不閉閘開月河行船為上策予嘗當旱涸之

行水金鑑卷一百四十六  
四  
時自分水逆流而上至黑馬溝凡二十里或三百料或五百料或千料船皆能通行於兩河而無阻則閘座之爲緊要可知又嘗窮歷汶源至萊蕪原山之陽不過三百餘里以三百餘里之泉源而欲分流以供二千餘里之漕渠使非築塞疏濬啓閉有方又安能行轉運哉則閘座之爲緊要又可知矣至於旱乾之甚則當行車水之法試以百船論之每船漕卒十人至南旺盤剝當費百也此法行則每船止用一人給車二十輛什二守閘什八踏車以挽湖水每車用四人二十車用八十人一車加水七寸二十車則加一丈四尺逮五十里之湖水乾則天雨必至矣此所以

可行而無弊也水大之甚則開南旺以收水開永通閘以行船不惟可分殺滔天之勢且免濟寧一帶閘河之險矣而潘季馴則曰南旺地高決諸南則南流決諸北則北流惟吾所用耳當春夏糧運盛行之時正汶水微弱之際分流則不足合流則有餘宜效輪番法如運艘淺於南則閉南旺北閘令汶盡南流如運艘淺於北則閉南旺南閘令汶盡北流當其南也更發濱南諸湖水佐之當其北也更發濱北諸湖水佐之泉湖兼注南北合流即遇旱暵靡不克濟此誠力不勞而功倍也南旺大挑舊例三年再舉正月十五築壩絕流興工至二月中完主事筮東光議創

上源開壩以省大挑略曰竊照運河實國家命脉攸關而其最莫如南旺分水每遇大挑征夫以萬計支銀以千計非惟勞費不資且斷流二月南北舟楫不通是一利亦一害也歲丁卯一挑越己巳又挑三年之內再舉大役民力得無竭乎推原其故皆因南旺上接汶河及徂徠諸泉平時固皆清流霖雨驟至則數百里之沙泥盡洗而流入汶河至南旺則地勢平洋而又有二閘橫攔故沙泥盡淤比他處獨高每水漲一次則淤高一尺積一年則高數尺二年不挑則河身盡填此大挑之役亦勢之不得不然者也乃從來大挑用工甚拙不識分工自下而上放水爲便每

築隔起水晝夜不息皆用力於無益之地其始也有打壩築隔之勞其旣也有起水之苦其終也又費起壩挑隔之力曠日旣久大壩一開上水隨至各處淤淺俱不及挑傾堤亦不能築名曰大挑實非完工矣曷若於上源打壩之處設立石閘一座隨時啓閉又於閘之左右各建減水閘一座名曰斗門一通馬踏湖一通蜀山湖平時則斗門盡閉中間常開放水入運一遇洪水則斗門盡啓中間下板五塊沙泥盡隨斗門入湖如此則二湖之役不惟可爲水櫃亦可爲沙櫃矣縱橫水溷濁未可盡汰亦能去其十之七八雖十年一挑亦可也萬一各處或有淤淺傾頽欲行

行水金鑑卷一百四十一  
六  
濬撈則一札板之下可以斷流不用椿草夫力之煩  
又無曠日稽遲之苦用力少而成功多雖每年一挑  
亦不為勞矣河道侍郎萬恭議改於九月誠為先事  
預圖且量地施工力既不費於槩挑乘時興役夫又  
不苦於凍沍回空已盡築壩絕流疏濬一完藉冰封  
閉是新運之便也萬曆四年開鑿月河間年一大挑  
每年一小挑大挑之期定於九十月起工其回空及  
一應船隻皆由月河行走官民稱便自明季崇禎壬  
午年間土寇旱荒一時並作月河堙廢於是改為十  
一月開壩十二月正月挑浚祁寒膠凍墮指裂膚人  
夫施力十倍艱辛今開基河形俱在設法修復猶屬

易事國用稍裕即應整理至南旺運河兩岸每年挑  
河積土成山一經霖雨仍淋入河中徒勞挑浚殊為  
無益南岸積沙近已捲去北岸尚未興挑應於閒曠  
之時展運使平嗣後責令挑河夫役務將所挑沙土  
擡至廣衍處所不得即置岸旁庶為得之

山東全河備考

南旺湖蓄水原以濟運河之不足者也南運不足則  
開濟運閘放水使南今之十字河是也北運不足則  
開關家大閘五里鋪滾水石壩放水北注不知始於  
何人起自何年竟將關家大閘滾水石壩實行堵築  
矣而所常開者十字河也南運湖水既多而又常開  
十字河故濟寧魚臺民田每受淹沒北運既無湖水



行水金鑑卷一百四十六  
七  
接濟而又將關家大閘滾水石壩永行堵塞所以東  
昌一帶糧船每遭淺阻也今宜將十字河永行堵塞  
將滾水石壩仍行開通或再將關家大閘開通或將  
王化家莊對岸河南開通建石閘一座以濟北運則  
北河永無淺阻之虞矣 南旺大壩正月議定開壩  
之期即於先期三日將南越河口北越河口田家樓  
口徐建口盡行堵築堅固勿令過水然後開壩開壩  
之後先通漕放水三日然後各閘下板南旺上下二  
閘板皆全下以後南河水小將上閘板少下下閘板  
多下如北河水小將上閘板多下下閘板少下如水  
太小即將下閘板全啓如過船之時恐船淺擱下板

數塊蓄水養船船過之後依舊全啓大壩既開之後  
即宜赴州縣疏浚泉源使水暢流濟運南旺開壩安  
居閘十里閘楊家壩金口壩十字河俱不宜開止宜  
開魯橋壩俟南河水小之時先開安居閘如水再小  
方可開十里閘如遇天旱之年北河水小南旺塘內  
及開河塘內不得存船以致壅蔽水勢不得暢流  
南旺各斗門俱宜重修仍照舊下板每遇伏秋水長  
河水入湖則啓板收水入湖湖水入河則下板蓄水  
不使洩出至秋後無水可收仍於湖口築壩堵水直  
至春夏水小糧運難行時方可酌量開放陸續接濟  
南旺分水最宜斟酌如春月重運盛行之時南邊

行水金鑑卷一百四十六  
淺阻則多放水往南北邊淺阻則多放水往北若遇  
伏秋水長運河水大重運在北則水往南放重運在  
南則水往北放可使水勢常平糧船易行宜以南  
旺分水改為汶河口專往北行不分水於南則北河  
之水自足濟運矣如糧船盛行水不足用則酌量出  
蜀山湖水以助之如再不足則宜開洪仁橋放馬踏  
湖水以助之則北河一帶之水自無不足之患矣  
王堂口宜建石閘一座北運水小時則啓板從此放  
水接濟北運如南旺水小則開蜀山湖口以助之若  
汶河水發亦可啓板從此分洩蓄之沙河棗林河內  
若安山湖復設亦可蓄之安山湖內此最為得策

何家口壩距汶上縣十三里係南旺湖之尾閘此口  
稍卑汶水就西而下每決房口傷運河堤南旺之水  
遂涸萬曆二十四年築石壩平時任其南逝水漲洩  
而之西良得策也然必須將何家壩改閘一座北運  
水小可以開放接濟汶河水發亦可分洩蓄積其用  
與王堂口等

居濟一得

戴村壩距東平州六十里一名周李村長五里十三  
步汶水從陶泰而來就鹽河由博興車瀆入海永樂  
九年宋尚書用老人白英計分水南旺築此壩橫過  
汶水南流會通河始得濟運誠全河之屏障也其壩  
屢修屢圯營費不貲天順五年知州潘洪增築高厚

上植以柳至今不壞先年設夫增土植柳培護周密  
張純守壩論曰漕河之有戴村壩人身之咽喉也咽  
喉病則元氣洩走四肢莫得而運矣昔在創建之初  
歲增土以培之植柳以護之多設夫以守之其防禦  
蓋甚密也後土日增柳日固則夫議停役所以寬民  
力也然物久則壞防弛則廢即今單薄日甚而原植  
護柳什無一二存矣况地土疎汶性湍急萬一水  
失其性得無慮與然則為之奈何乘泉夫之餘力歲  
加修築增鋪舍植新柳令現役之夫力加守護則盤  
錯根深壩將自固壩固將無所事節乎曰不可也彼  
其澎湃浩蕩之勢非有以順之則拂非有以蓄之則

溢拂與溢等害耳故每遇水潦須決坎河口以殺之  
殺之不足則開滾水壩又不足則開減水諸閘或順  
之入海以披其勢或蓄之入湖以納其流微則盡塞  
令餘波悉歸於漕是節之者固所以守之也此營衛  
吐納之說也不然三汶爭趨源大流長夏秋水潦怒  
激奔逸豈一壩所能支誠篤論也今宜如舊例督夫  
培土栽柳乃運河第一關鍵

山東全河備考

戴村壩在坎河口石壩之南五里土堤是也今直呼  
坎河口石壩為戴村壩矣後人之誤也戴村壩以下  
宜築草壩四五處東水南流則亢旺運河之水自不  
至於漫溢而為南北數十州縣之害草壩之上搭橋

以便行人而渡船亦可不設矣更有一法將戴村壩  
下用土實築壩一道以攔正河如於東岸建閘或三  
座或四座若挑引河使水由閘而南則汶上各縣不  
致湮沒而閘亦可啓可閉以備蓄洩則漕運民田均  
有賴矣

居濟一得

坎河口閘在戴村東宋尚書旣築壩戴村遏汶水之  
入海者注之南旺水無旁洩留坎河口不壩以備分  
洩入海每歲重運過時止用刮沙板作一沙壩於坎  
河口即涓滴盡趨南旺若水漲則連沙衝出坎河後  
河身漸移近坎河口全河之水直灌坎口故土壩歲  
築歲決萬曆初侍郎萬恭壘石爲灘每歲築壩勞費

不貲且全流漫衍而入鹽河南旺每至膠舟萬曆十  
七年總河潘季馴築石壩四十丈高三尺上博丈五  
尺下益尺六之一兩翼之長視壩減五之二其高倍  
之左右爲土堤二百三十丈東岸爲石堤厚一丈其  
法用丈許大石夾砌如墉實細石其中塗以堊埒上  
銳下豐狀如魚背水高於壩漫而西出漕無溢也水  
卑於壩順流而南漕無涸也

**三**

年

大發尚書

舒應龍又於河口之下開渠洩水因於兩傍各築石  
堰以防衝刷之患先是石壩未築主事余毅中議應  
築石壩略曰汶河原從迤南松山之麓衝向戴村入  
海故宋公築壩戴村遏汶趨南旺而留坎河口不壩

以備分洩入海比時松山之麓正河深廣水性就下  
即順流而南故坎河口止用沙壩近松山一帶沙漸  
淤平河身移近坎河全河之水俱入故土壩歲築歲  
決萬曆以來創為石灘似亦良法但重運水渴之時  
有隙可以洩水而伏秋水溢之日則無路可以通沙  
以故正河淤塞日甚每歲築壩之勞費如故為今之  
計急宜大集泉壩人夫從正河見流之身挑去淤沙  
使漸近松山一帶照舊深廣水入正河既順則入坎  
河漸微但坎河口深廣倍昔沙土堤壩必不足恃欲  
為經久之策莫若連建數閘以時蓄泄如元人堽城  
壩之制蓋國朝運道之有戴村猶元人運道之有堽

城堽城可閘則坎河亦可閘也其次莫若採大石為  
壩如馮家滾水壩之制查迤東龍山一帶可取大石  
去坎河僅五里許合無量動河道官銀募工製器如  
式開鑿運砌西接戴村東盡坎河俱挑沙入地數尺  
先砌石基後酌量水平建滾水長壩其兩土岸俱用  
大石砌為雁翅以防水之旁衝又主事張文奇議應  
仍築土壩略曰宋公築壩戴村而留坎河不壩者勢  
不可也諸泉合流三汶爭趨勢何嘗一日不欲東注  
之海哉况霖潦之時乎故方其水涸春夏三四月秋  
冬九十月運道咽喉所係即涓滴當盡歸南旺湖可  
洩也若夏秋之間則南旺濟寧一帶通漕啓板水尚

漲溢與運河岸平坎河口雖開而迤下王堂王巖何  
家缺口十餘處且不免一二衝決汶邑民田多罹淹  
沒宋公之慮亦深遠矣邇來議者因土壩歲築勞費  
創爲石灘但方其水溢勢甚洶湧若石灘阻壅不能  
大洩勢必多潰裂於王堂諸口及草橋上下驟水所  
經民田受害非細不便一旦灘能走水不能走沙淤  
沙日積河身日高漸與灘平反助障阻不便二况未  
及兩年石灘衝動水涸之時乘隙而洩土壩仍不能  
免又奚賴焉議者又欲築建滾水大壩以淤沙不得  
衝出弊亦與石灘等爲今之計坎河旣決一俟霜降  
後即當仍舊歲築土壩計每歲之費大約不踰百金

且水直衝坎河則上源之勢旣殺而下源之勢稍微  
王堂諸口不致盡決汶邑民田得免淹沒以利害計  
雖歲有數十金之費利倍於害矣加之歲挑西岸沙  
背使正河深廣漸復故吾水不東逼徑流趨南則戴  
村壩根旣避衝刷之患坎河壩兩際亦不至盡決無  
存議者慎無重惜小費輕議難成壅遏漲水而貽意  
外之虞也二公之議不無異同然其慮未始不周迨  
張公居敬循行汶上規畫建言而潘公季馴之石壩  
始成宋公之渠於以永賴乃知創建非常昔人不敢  
輕視一坎河也宋公留其口而不壩萬公以石爲灘  
潘公以石爲壩因時異建罔弗合宜蓋慎之也後之

人披覽往迹其可妄行舉廢哉

山東全河備考

坎河口壩宜照堽城壩金口壩之制連建數斗門以時啓閉但今沙淤日積河底漸高將與壩平故宜比舊制稍高當南接戴村北盡坎河其間設斗門八座如開之制石壩既長斗門又多則可以洩水而戴村壩無衝決之虞矣又恐壩底太高水不能洩但照舊制於石壩之上每當春月再築土壩一道或二尺高或三尺高蓄水濟運至伏秋水發聽其衝去來歲再築所費無幾甚為妥便 石壩止百餘丈不足以備分洩每逢水長戴村土壩常被衝決故今宜將石壩再加寬一百丈庶乎水易分洩而戴村壩可保而汶

上亦免淹沒之患矣 汶河之水發源松山及新泰萊蕪至汶上而河始大故每逢水長則汶上先受其害今宜於汶河兩岸加築堤岸則汶河水長庶不至於淹沒矣 汶河中間之板當視分水口之誌椿以爲啓閉如運河五尺水足以濟運則止用五尺水過五尺則酌量下板使水至五尺則止不足五尺則酌量啓板使水至五尺而止如中間下板則將東西二斗門啓板收水入湖俟中間啓板之時仍將二斗門閉板毋洩湖水如中間之板全啓運河水猶不足用則將斗門酌量啓板放出湖水按濟足用即止不可過洩蓋湖中之水常使有餘毋使不足也

居濟得

堽城舊有堽城在焉距寧陽縣北三十里元至正間築土壩以遏汶水入洗明永樂中宋禮移置青川驛成化中張盛改築以石當汶水中一百二十丈闊一丈七尺為水門七又於新堰鑿河十里南入於洗謂之洗河為閘者二曰堽城閘在堽城西北隅百步元至元建曰堽城新閘距舊閘八里在新堰上流明成化中建乃遏汶之要津也然自永樂中改從南旺分水於西南下流增築戴村壩而堽城稍輕矣弘治中巡撫徐源奏毀石壩命侍郎李璩勘議尋已之張純議棄堽城壩略曰堽城石壩築於成化之十三年然非始於是年也在昔有元畢輔國曾於堽城之左作斗門遏

汶入洗矣其後如馬之貞作雙虹門馬元公改作東大閘皆有事於堽城者也然則何可棄乎蓋元分水在濟故遏汶入洗會沂泗以出天井自宋公移分水於南旺則遏汶之功全在戴村而汶遂不通洗矣議者徒以元人遺迹乃復事於堽城移其壩於青川改建以石糜財疲力置諸無用之地未幾壩亦隨壞蓋未解宋公之意與元人所以設壩之由也以今觀之堽城之議當以徐公之見為是後人幸無借口李公也萬曆二十五年大水衝決南岸石梁土隄主事胡瓚重築五百餘丈今歲久南岸石梁皆傾雖與運道無關然有舉無廢地方之責且石俱在河止需工而





現從蘇魯橋陳蔡口注之又本壩以北別有歲築草壩一道兩頭洩瀉接聯湖堤其東北受水處植柳以

禁侵佃

山東全河備考

蜀山湖所以蓄水濟運也故冬月挑河之時則汶河之水盡收入湖以備春夏之用故此湖之水較他湖為最緊要但從前湖水盛大則由馮家壩滾入馬場湖今馮家壩已經堵築閉塞矣蓋馬場湖已受府河泗河之水故不必再加以此湖之水也但數年以來開利運閘則此湖之水多洩於南故北運每苦淺阻今宜將利運閘永為閉塞而此湖之水專濟北運迨北河水小然後開田家樓邢家林河口出分水口閉

柳林閘開十里閘使水北注則北河之水自無不足矣湖地計一千八百九十餘頃除宋尚書祭田地十二頃并高亢地八頃五十三畝令民佃種外其餘一千八百六十九頃四十六畝二分蓄水有南月河口邢家林口田家樓口胡家樓口又長溝有滾水石壩一道東岸有陳蔡口每湖水大則從此出入馬場河十字河不可輕開蓋南旺湖水原蓄以濟北運者也若南運水小需用南旺湖水亦必待金口壩黑風口五里營閘十里鋪閘安居閘竝楊家壩盡皆開放而水仍不足以濟運然後開十字河十字河既開須俟重運一過南旺即將十字河堵閉蓋南水之入

海既遠而中間之水如彭口大泛口徐塘口之入運  
河者又多且兼以獨山湖南陽湖昭陽湖微山湖各  
處之水匯流入運河以達海運河既小宣洩不及勢  
必泛溢民田此十字河之必不可開蓋恐其助南行  
之水而為虐者也古人分水三分往南良有故也  
十字河形  
如十字河在柳林寺前二閘之間蓋馬場  
河之下流也過寺前閘之下則為通濟閘  
白嘴宜建閘一座使馬  
場湖水由此入運則不致一洩無餘蓋此處宜與通  
濟閘相照應如通濟閘下板須使馬場河水灌滿運  
河然後送會牌到寺前鋪使寺前鋪啓板則南旺之  
水不至大洩於南矣  
居濟一得  
鉅野縣河道北自嘉祥縣大長溝迤南交界起南至

濟寧衛曹井橋迤北交界止計長二十五里內有通  
濟閘一座  
河防志

馮家壩在大長溝萬曆十七年建長十餘丈係蜀山  
湖之門戶地卑而水易洩故築石壩以障之水大則  
洩入馬場湖不至病民水小則蓄以濟運實為要區  
山東全河備考

通濟閘舊例下板十二塊但閘夫利於少下故閘之  
上下每有阻澁須時為稽查使板全下則運艘自可  
通行矣時船少時自當一塘灌一塘若濟寧以南一  
帶船多須天井閘過四塘或過五塘此閘始放一塘  
則水不妄洩上下自無淺阻之虞若上下水勢足用

又不必儘塘灌注耽延時日須一塘約過二百隻可  
滿寺前閘一塘足矣予斟酌南北之宜專以此閘為  
界水第三閘蓋寺前閘啟板放船則此閘之板嚴下  
水自不至於南洩也 此閘宜下板十八塊蓋必多  
下板方能蓄水而閘板又不宜多啟蓋多啟則洩水  
太甚故或三日一次啟板或二日一次啟板必不得  
已亦必一日一次啟板斷不可一日二次或三次啟  
板以致洩水太甚後不能繼必致淺阻啟板之後船  
已過完即速下板而會牌亦不可早送必俟次日方  
可送到寺前舖閘使馬場湖水必由白嘴入運河將  
通濟閘上一塘灌滿然後啟寺前舖閘則上源之水

不致多洩而南旺上下不致淺阻矣

居濟一得

濟寧衛河道北自曹井橋迤北鉅野縣交界起南至  
五里營迤東濟寧州交界止計長一十七里八分

志

濟寧之西湖曰馬場又名任湖在漕渠北岸周圍四  
十里上受蜀山湖水北岸為減水閘三即五里營十  
里舖安居鎮是也東為堤一道長一千六百餘丈湖  
之西口為馮家壩

山東全河備考

蜀山湖之水由馮家滾水壩入湖故於五里營建東  
水堤一道以蓄水又建減水閘一座以洩水又於十  
里舖安居各建減水閘一座以備蓄洩此古制也自

馮家滾水壩堵築開五里營堤口而馬場湖乃不受蜀山之水而受府河之水矣府河即泗河也既引泗河之水入馬場湖自應於馬場湖內開河一道於長溝開一泗河口放水濟運如南旺汶河口之制則泗水始為有用矣以泗水濟南運以汶水濟北運而北運之水自無不足之患矣 馬場湖承受洸泗二河之水蓄以濟運最關緊要原額七百三十餘頃載明濟寧州誌緣湖北無堤公私混雜以致濱湖居民僉以淹沒民田屢呈放水築堤前經詳憲飭查在案而該府輒以水內難查為詞尚未清界今湖水已經開放殆盡地畝俱已涸出若不及時清查築堤將來又

蹈前轍則湖終無蓄水之日矣理合詳憲迅賜委員及時查丈清界築堤庶湖地原額得復民田免淹湖水得蓄而運道民生均有攸賴矣 十里舖閘在五里營閘之上五里營閘已經廢壞不必修矣至十里舖閘亦不可輕開蓋此閘界在湖心一經開放則湖水一洩無餘必運河水涸糧船淺阻萬不得已然後可開此閘且看後邊糧船多少如糧船無多可開若糧船尚少必不可輕開恐後不接濟也惟白嘴開放無妨 安居閘亦不可輕開為其洩水太甚也必俟白嘴不能入運方可開放此閘然開放亦當有節須閘上下板酌量放水使僅足濟運無致太洩仍於閘

內引河兩旁開副河二道每道開導水之小渠五處  
二道共十處如用水時先開一渠如不足再開一渠  
又不足乃再開一渠漸次開放水足即止不可多開  
致水盡洩十里舖閘亦宜倣此

居濟一得十里舖平水閘安居平水閘俱在衛境

牛頭河西自耐牢坡口

在濟寧州境

東至魚臺之塌場口九

十里係明初徐達所開不惟可以通運而濟寧以南  
窪地之水由之洩入昭陽實濟寧以南之水道也自  
穀亭淤而塌場口塞濟寧南鄉遂歲受水患應仍浚  
牛頭河使達昭陽諸湖以通蓄洩而濟寧南鄉一帶  
窪地倘能築岸分圩效江南插秧種稻之法以獲水  
田之利即可轉荒瘠而變膏腴亦存乎其人之興舉

也昔商輅記平江伯陳銳開耐牢坡畧曰前史云有  
志者事竟成此可為遇事而不為與為事而無成功  
之勸昔洪水為害禹受命治之疏三江導九河鑿龍  
門排伊闕而後水順其道入得寧居此聖人之功萬  
世永賴卓乎不可及已後世若李冰疏江水以利民  
范仲淹築海堤以捍患皆足惠當時而傳後世孰謂  
天下果有不可為之事有不可成之功乎若今漕運  
總兵平江伯陳君銳可謂勇於有為而果於成功者  
已君故平江恭襄公曾孫年富力強才高識卓縉紳  
大夫咸推重之遂自兩廣總鎮移董漕運期歲之間  
凡恭襄所遺良法美意悉舉而行漕途坦坦人自以

行水金鑑卷一百四十一  
六  
為弗勞頃至濟寧見運舟上閘之難因以所聞耐牢  
坡舊河詢之居民有進而告者曰是河不通舟楫已  
踰百年宣德初恭襄公嘗命工疏浚未及成而公捐  
館至今人猶惜之君乃躬詣相度果有可行之勢遂  
會總督漕運都憲李君裕移檄山東管河副使陳君  
善通判陳翼出公帑之積鳩工市材卜日舉事自耐  
牢坡至塌場口計九十八里其間石橋土堰灘淺淤  
塞一一疏之耐牢河口舊有減水閘移進二里許改  
置大閘又增置塌場口閘以節下流之疾於是水勢  
平夷舟行便利因改耐牢坡河曰永通河閘曰永通  
閘其新設塌場口閘曰廣運閘閘各有廳皆三楹一

軒翼以兩廂拱以門樓衛以垣墉挽舟有具供役有  
夫經始於成化乙未春二月畢工於是歲夏五月事  
聞朝廷特設閘官莅之蓋是河故蹟郡志載至元六  
年黃河水溢自曹縣界東北流瀦鉅野澤從東南經  
嘉祥縣蓮花池抵古濟州以西二十五里為耐牢坡  
南經魚臺縣大塌場入會通河即今運河當時江南  
舟楫俱此經行洪武戊辰河水復溢而此河因塞自  
魯橋以北皆舍舟從陸設為車站永樂辛卯復命大  
臣疏濬河道止從近州閘河用工而是河遂廢夫廢  
於前而興於後果誰之功乎於是漕運中都留守把  
總都指揮高興南京各衛把總指揮徐昇復堅輩相

率來徵予文立碑示久遂次第其始末爲記翁大立  
開廢渠洩積水疏畧曰臣查國初洪永間開濟寧迤  
西耐牢坡引曹鄆黃河水經塌場出穀亭以爲運道  
今上有忙生閘通南旺中有永通閘通濟寧下有廣  
運閘通穀亭者謂之舊黃河自舊黃河以下湖陵城  
水道尚存舟航可達惟湖陵城之下黃水旣退地形  
反高臣乃督令兗州府同知章時鸞沛縣知縣李時  
自留城之回回墓大開決口以達佃戶屯自佃戶屯  
再開淤澱以達李家口遂與鴻溝相通使穀亭湖陵  
城之水皆入昭陽湖昭陽湖之水又由鴻溝以出若  
汶泗水漲則斗門宣泄鴻溝可以納流汶泗水消則

斗門封閉漕河可以免涸唇齒相依之形也由忙生  
閘以至廣運閘由廣運以至湖陵城由湖陵城以出  
回回墓上下三百里皆與漕河相接首尾相銜之勢  
也漕河爲主鴻溝爲輔譬之閘閘之家傍開側戶艤  
幢之艦尾繫輕舠緩急相濟之意也由二公之言觀  
之則耐牢坡之復開不惟可以變濟寧以南之窪地  
爲膏腴而漕河藉此以吐納亦未始非蓄洩之利也  
方恒嘗有瀕運諸湖水田議略曰近歲承乏河干時  
履疆域相度止原得觀滕沛魚濟各被水滄之處益  
知東南之水田未嘗不可立致也誠仿東南治田法  
就其被水患者中間開爲支河四圍築以圩岸最爲



便易乃為之時其耕耘以種秧苗備其桔槔以資車  
戽則水荒棄地不難變為沃壤獨此國用匱乏生民  
困苦之時以牛種廬舍問之上上無餘財以陞科告  
佃責之天下無餘力是以逡巡而不敢行是莫若仿  
元人虞集所言視田授官之意開力田之科有能闢  
水田若干頃者予以幾品冠帶多者秩以遞增其田  
即授為永業如是永著為令則既有閒田以酬其開  
墾之勞復有冠帶以勵其急公之念凡有餘力之家  
有不踴躍趨事者乎并附載以備採擇

之利漕運民生均賴至水田之議用意深長果能行此與  
西北之水利紓東南之民困國家之計孰有大於斯者乎

山東全河備考耐  
宇坡復開甚得蓄洩

永通閘所以泄運河之水入牛頭河者也每逢水漲

運河難容則由此閘宣洩故天井閘水不甚大糧船  
得以過行自永通閘堵閉運河之水無處宣洩天井  
閘水勢湍激糧船難行一船用數百名夫一日僅過  
數船此糧運所以遲滯也今議復建此閘水大則洩  
之水小則蓄之

居濟一得

濟寧州河道北自五里營東濟寧衛交界起南至魚  
臺縣四里灣交界止計長七十五里閘十座曰天井  
曰在城曰趙村曰石佛曰新店曰新聞曰仲家淺曰  
師家莊曰魯橋曰棗林又月河閘三曰上新曰中新  
曰下新

河防志

元改任城為濟州開會通河導汶泗以會其源置閘

以分其流南自濟寧至沽頭地降百十有六尺爲閘  
九南入於河曰分水曰天井曰在城曰趙村曰石佛  
曰新店曰師家莊曰棗林曰南陽其北至奉符爲閘  
以接汶水曰堽城東北至兗州爲閘以節泗水自北  
而南曰金口出魯橋自東而西曰黑風口由府河以  
出會源閘會源即天井閘也此未開會通以前所建  
西北自安民山入於新河至臨清地降九十尺爲閘  
十六以達於漳河曰戴家廟曰荆門上曰荆門下曰  
阿城上曰阿城下曰七級上曰七級下曰周家店曰  
李海務曰通濟曰永通曰梁家鄉曰土橋曰戴家灣  
曰新開上曰南板此既開會通以後所建皆在至元

大德延祐之間至元中又於金口閘南建減水閘曰  
沂河引沂入泗又建一閘於兗州之西十里曰土婁  
建一閘於兗州之西三十里曰杏林節泗沂之西流  
者受闕黨諸泉謂之府河亦謂之濟河西流至天井  
閘又於濟寧東北四十里建閘曰吳泰曰宮村以接  
汶水又於馬驛北建閘曰減水以殺洸水大德間又  
於南陽之南建一閘曰孟陽泊以通江淮至正間又  
於新店師莊二閘之間建一閘曰黃棟林新閘至順  
間又於孟陽泊南建一閘曰穀亭匯黃良艾河等泉  
以厚水勢合觀所建壩閘元人之於會通一河計已  
周矣而南旺一帶止於至正間建開河一閘其他未

行水金鑑卷一百四十七  
及講也明初用兵梁晉大將軍徐達於濟寧西二十里耐牢坡口建一閘曰永通從牛頭河以達魚臺之塌場口出穀亭運道迨永樂間宋禮浚會通河開袁家口至沙灣之二十里用老人白英計移堽城壩於清川驛又築壩於東平州之戴村橫遏汶水全流南出汶上之南旺分水於是成化間於分水口南建一閘曰南旺上於分水口北建一閘曰南旺下三年大挑以疏其淤塞又於閘之左右各建減水閘一名曰斗門一通馬踏湖一通蜀山湖平時則斗門盡閉中閘常開放水入運一遇洪水則斗門盡啓中閘下板沙泥盡隨斗門入湖大挑始爲省力又於濟寧在城

天井二閘南穿月河四里許益以閘曰上新下新上下之間更建一閘曰中新於師莊閘北增一閘曰仲家淺於師莊閘南增一閘曰魯橋魯橋師莊之間復建一小閘曰堽里橫遏泗水入漕自濟寧北至鉅野境築石堤十二里自鉅野北至嘉祥境亦築石堤十里南旺西湖始砌石堤并建靳家口安山沙灣高口諸閘又修沙灣以北元人所建十六閘又於廣濟渠口築石堤二道自大感應廟起至沙灣長一百六十五丈自沙灣起至荆門驛長一千九百三丈又於永通閘南增建三閘曰永通下曰廣運曰廣運上又築濟寧西蓬子山壩濟寧趙村月河石壩又於孟陽泊閘

行水金鑑卷一百四十七  
南建一閘曰八里灣修天井以南諸閘又於寧陽縣西四里洸河兩涯引柳泉之水橫過洸河東西立閘曰洸河東西水漲則閉閘以防其淤水澀則啓閘以達其流又於堽城石堰上流建一閘曰堽城新閘自永樂至嘉靖初北至臨清南至穀亭或壩或閘或堰或堤歲有修建會通一河得以無阻而曹單黃河屢決南衝穀亭漕渠淤塞嘉靖四十五年自南陽至留城開新河以避穀亭之淤建閘八曰利建曰珠梅曰楊莊曰夏鎮曰滿家曰西柳莊曰馬家橋曰留城接舊河自留城南至鎮口又建閘五曰黃家曰梁境曰內華曰古洪曰鎮口又減水閘二十開月河於閘之

旁者六爲土石之壩十有二築兩涯土堤五十三里石堤三十里又於內華閘築伊家林橫堤於戴家山築戴家山橫堤鑿支河八築夾堤六千三百四十餘丈又築獨山湖北岸石堤三十餘里各留口引水入運建減水閘十四座大者二各三洞小者十二建南陽壩以障獨山之流開回回墓支河以引昭陽之水又於濟寧之北建通濟閘建小河口減水閘六築馮家滾水壩修大長溝獲麟古渡又於戴村之東築坎河口石壩以遏汶水入海之路使水大則漫而西出漕不至溢水小則順流而南漕不至涸又開南旺上下月河各建大閘大挑之日汶河及上下二閘各

行水金鑑卷一百四十七  
五  
築土壩於此通舟又建五里鋪滾水石壩以備運河水大洩入西湖又修南旺湖漕渠長堤築西湖缺口加築舊堤一萬二千餘丈添築東面子堤一千二百餘丈築蜀山湖東堤蓄水濟運築長溝減水二閘以備蜀山湖水大洩入馬場湖又築馬踏湖土堤三千二百餘丈自嘉靖末至萬曆中北自臨清南至鎮口或壩或閘或堰或堤亦歲有修建新舊運河僅能通漕而地逼於黃每足為害萬曆三十四年又自李家港口至黃林莊開加河以避鎮口之淤并避徐呂二洪之險建韓莊德勝張莊萬年丁廟頓莊侯遷臺莊等八閘又建彭家口之三洞閘邾山之減水閘韓莊

之湖口閘以備旱潦蓄洩濟運又築韓莊湖護閘石堤一道築朱姬莊至韓莊緯道堤十八里以障邾山韓莊諸湖之水又築彭家口壩以遏許由三山龍灣諸泉之由彭口出者築拖泥溝壩以遏許池滄浪諸泉之由大泛口出者築滿壩以遏河水之由滿閘河洩者築呂壩以遏河水之由李家口河洩者自元至元迄明萬曆開加工成之日建築壩閘堰堤奚止數百而一舉一廢要必於漕運有關表而出之以見古人用意之周云

山東金河備考

天井閘亦視南陽一帶水之大小如南陽一帶水大則將天井閘以上如南旺之十字河先行堵閉如水

行水金鑑卷一百四十七  
仍大則五里營閘十里舖閘及安居閘酌量堵閉務使水不甚大而後已如南陽一帶水小則將安居閘十里舖閘及五里營閘酌量開通如再不足用然後將南旺之十字河開通若蜀山湖之利運閘則斷斷不可開者也往年天井閘水勢甚溜每過一船需夫四五百名一日過船不過一二十隻至多不過三四十隻以致在城閘下糧船積聚至數百隻或千餘隻皆因在城閘祇下板十二塊天井閘板一啓水勢建瓴而下在城閘之洩水既多不獨天井閘糧船難過而曹井橋及安居一帶在在淺阻又不思咎由於在城閘之下板甚少而反歸咎於上源之來水太微則

又開蜀山湖之利運閘以助之利運閘一開而獨山湖南陽湖與運河一派汪洋湖河莫辨由是濟寧南鄉及魚臺沛縣徐州數百萬頃良田俱受淹沒矣予在天井閘催船見水勢甚溜一船需夫數百名緯挽呼號之聲不絕而船之過也維艱且天井閘船未過完而曹井橋安居一帶又報淺阻矣予詢之咸曰非開利運閘則糧船必不能前進予曰利運閘必不可開者也乃令在城閘增板至一二塊而水勢仍溜又增至三四塊而水勢稍平更增至五六塊連前共十八塊而水勢悉平天井閘過一船不過需夫三五名而已且船未過完而曹井橋安居一帶糧船俱已行

行水金鑑卷一百四十七  
動嗣後天井閘一日一夜過船二百八十餘隻而糧船乃不知有天井閘之難過矣予恐日久弊將復生故書之以備後人之採擇 此閘舊例下板十五塊此一定之制也板不全下則上源必致淺阻閘官宜常稽查閘牌同知州判亦宜常稽查閘官蓋閘夫利於少下少下一塊則少啓一塊此好逸而惡勞之常情也若聞閘上一帶水淺必此閘下板未足之故急宜查考加板則上源永無淺阻之虞至於此閘之船必須隨到隨放不可稍遲以致濟寧以南一帶之船壅滯不行此閘放四次或五次通濟閘始可放一次若此閘水小不能放船即令通濟閘放船則此閘有

水矣然又不專恃通濟閘上之水須馬場湖水常盈滿或開安居閘或開十里舖閘水自足用若長溝建閘則止開長溝閘十里舖安居閘俱可不開 在城閘舊例下板十八塊始足蓄水蓋天井閘高此閘最下若下板或少則水一洩無餘故此閘最關緊要其稽查之勤宜倍於天井閘始足以關住上源之水而不至於下洩此南運之一大關鍵也其放船之法亦宜隨到隨放則濟寧以南之船自不至於壅積矣然此塘之船須儘塘灌放庶水不至於多洩而上源亦免淺阻之患 此閘啓閉視南陽一帶水之大小如南陽一帶水大則將在城閘板少啓在城閘下積船

一百二三十隻足滿一塘然後啓板灌塘則水之所  
洩必少而南陽一帶不患乎水大矣如南陽一帶水  
小需水甚急則在城開啓板宜勤到一幫即過一幫  
不拘船數之多少則水之所洩必多而南陽一帶不  
患乎水小矣總之下用水則宜洩於下下不用水則  
蓄於上務斟酌得宜蓄洩有方乃為盡善 在城開  
地勢甚低而其閘背亦低故不能多下板塊不能多  
下板塊即不能關上源之水故宜將此閘背再接高  
五尺則板可以多下或下二十塊或下二十二塊則  
上源之水有所關而不至於過洩矣蓋前言下板十  
八塊者以閘背太低不能多下故也非謂十八塊足

以關水也

趙村西北三里曰在城元大德中建又西北一里曰天井其西  
南即分水矣諸閘連不過一二三里何在城地勢之低若此

趙村閘閘背亦低在城閘背既接高五尺趙村閘背  
亦宜接高四尺閘板宜下十六塊始足蓄水而糧船  
不至淺阻 石佛閘閘背亦低趙村閘背既接高四  
尺石佛閘背亦宜接高三尺閘板宜下十四塊則上  
源有蓄不至過洩 此閘宜酌量上下水勢上下水  
勢俱足則此閘宜下板蓄水糧船既過棗林閘棗林  
閘閉板即啓師莊閘板如仍淺阻即竝啓仲家淺閘  
則船自易行矣 棗林閘上下俱不深通故每遇天  
旱之年輒有淺阻而以上師家莊仲家淺新閘竝無  
淺阻之患乙酉初夏又遇淺阻船不得行予設一法



行水金鑑卷一百四十七  
令啓師家莊閘板而船仍不行又啓仲家淺閘板而船遂通行直過上兩閘上下俱無淺阻此已試之一法也然又須南陽利建邢莊多下閘板草塞蓆貼不使過水則水不妄洩而船可通行 濟寧以南不患水少故宜隨到隨過到一幫即過一幫到兩幫即過兩幫到三幫即過三幫切不可一塘止灌一幫令一幫占一塘則山東四十八閘四十八幫船占住而船遂無可行之理矣故宜隨到隨過不論幫之多少總不使船有留滯也 居濟一得

楊家壩在濟寧城東泗河之水貫兗府西流合洸水同經此口南入運道原未嘗設壩正德間因劉寵之亂築壩引水西繞以爲濟城外護始有壩基然事平即開仍得通運自崇禎十七年流寇猖獗東省震動於是復築此壩障水護城此特一時固圍之計至今未改每遇伏秋水漲不能洩瀉歸湖兩岸民田大受淹沒之害且泗洸之水爲此壩所遏由夏家橋入馬場湖而後濟運其道反迂不若改壩爲閘時啓時閉急則借以濟運緩則儲以待用民田可無淹沒之虞矣 山東全河備考

楊家壩自總河楊方興已經奉

旨堵築濟寧紳衿士民旋謀馬場湖地肥美盡皆佔種故楊家壩時常盜開楊家壩一開而西湖之水涸矣

行水金鑑卷之四十七  
故楊家壩必不可開今議必為嚴禁如有盜開者即以盜決河防論然禁止者官而賄賂之說行官亦不肯認真矣非極有操守而不顧情面者萬不能禁也

居濟一得 舊葦云壩則兩岸民田受害不壩則西湖之水又涸然則如何唯有改壩為閘相機啓閉之法得矣

卷第四百十七

行水金鑑

運河水

卷第四百十六

府河一曰濟河即泗水之支河也穿兗州府城西流至濟舊由林家橋繞濟寧州城北西入馬場湖後因伏秋水大河小不能暢達致有漫溢于康熙三十四年開通楊家壩建減水閘以時啓閉由天井閘入運河 泗河發源于陪尾山與沂水合西南流由金口壩至魯橋入運 沭河起自寧陽縣南有兩道一則上承九山口諸處山水與滋陽縣之三岔河合流而南一則汶水分流出寧陽縣之埭城壩經滋陽縣之高吳橋南流至八龍橋兩道會合由沭河大廠至州

行水金鑑卷一百四十八  
城東北與府河合一南流入楊家壩一西流入馬場湖以上河渠三道俱在運河東岸又牛頭河在濟寧州城南舊通南旺由永通閘下連魚臺縣之穀亭即舊運河也自改運河之後將永通閘築隄閉塞惟諸窪之水彙入河中然下源已淤皆于運河不通故不載

河防志

府河所以引泗水濟運者也舊例南旺大挑之後即挑府河近數十年來府河竟不挑矣故有淤至五六尺者有淤至七八尺者府河淤淺不能容水兩岸又無隄工一經水發兩岸民田盡被滄沒故以大加挑浚即以挑河之土築兩岸隄工則河既寬深即能容

水而民田不至淹沒也然須從黑風口內即大挑寬深庶泗水之入府河也易不致由金口壩南泄矣府河舊有丈餘深年久淤墊深者不過二三尺淺者不過數寸以故泗河不能濟運畢輔國原引泗水至濟寧濟運今楊家壩既堵築泗河之水不由濟寧入運乃由濟寧北關入馬場湖查馬場湖原受汶河之水由蜀山湖東馮家滾水壩而來者也故今一大挑府河並挑馮家壩下至引河仍將馮家壩建閘一座又將馮家壩築隔隄一道以堵蜀山湖之水却將馮家壩西開引河一道使水由十字河北入運再將獲麟古渡建閘一座

獲麟古渡即今之大長溝渡口是也居濟一得

金口壩在兗州府城東五里元至元中爲滾水石壩引泗入運即隋文帝時薛胄於泗沂之交積石爲堰決令西注陂澤以溉良田者延祐中疏爲三洞以洩水勢明初堰壩以土旋築旋廢成化間築石堰東西長五十丈下闊三丈六尺上闊二丈八尺自地平石計五層高七尺湫口三處眎水消長時其啓閉橫巨石爲橋以便往來堰北復作分水二雁翅以殺水勢堰南北跌水石直五尺橫四十丈以固堰基後歲久土淤舊堰獨低水消泗不入洗每春築土壩高一尺七寸以障之水漲土潰勞費無益嘉靖三十七年主事陳南金易以石高亦如之仍爲金口三添閘板以

時啓閉歲省前費水亦賴以節宣張純守壩論畧曰金口壩以遏泗之南趨閘以導泗之西流蓋元人遺智也夫泗之趨於南猶汶之放于海遏泗者以金口猶遏汶以戴村也國初壩因元舊時圯時修勞費無已成化中主事張君盛始易以石視昔善矣然猶石之上歲益以土高可一二尺土歲壞則歲增之迄嘉靖中主事陳君南金以石易土高亦如之而制始大備泗盛則勢突而壩當其衝寧無漸入圯壞者乎果有之則補葺之功杜其微焉可也苟且因循俟旣壞而後修之焦頭爛額之功也泗消則微入濟之勢緩矣矧自黑風口而之府河自府河而之濟河凡幾十

里而始至天井水過沙積寧無壅而未通者乎果有之則挑濬之功或一歲而一見或三歲而再見焉可也廢之不講而歸咎於天井之淺澀是不揣其本之論也其視張陳二公何如人哉萬曆二十五年大水衝決無遺主事胡瓚重修

山東全河備考

明臣劉珣金口堰記畧云堰距兗州東五里許以其障沂泗二水入金口閘西達濟寧會通河因號今名考之後魏及隋元以來皆嘗修築以通漕運都之建不一堰之興廢亦不一暨我太祖高皇帝定鼎金陵無事乎堰太宗文皇帝駐驛北京復通漕運而堰多事矣前此堰築以土每夏秋之交波濤洶湧即圯無

餘萬夫之役不貲之費為之蕩然自永樂以迄於成化朝廷雖數命官修固卒莫能底定歲庚寅都水主事宜興張公克謙祇承是任乃曰與其屢廢以病民孰若一勞而永逸乃易土以石自地平石計五層高七尺湫口三處眎水之消長時其啓閉橫巨石為橋以便往來愚按金口堰即金口壩也原障沂泗二水入金口閘西達濟寧會通河自府河淤塞而二水不能濟運矣今宜大挑府河引水至長溝入運而汶河口移北十里則南旺大挑既易而東昌一帶不至於淺阻夏鎮一帶不至於湖河相連矣此運河萬世之利也是在後之君子留心運河者力舉而行之耳

金口壩遇冬月挑河煞壩之期即將此壩嚴閉使泗河之水盡歸金口閘入馬場湖以濟運。沂河之水原合泗水由黑風口入府河濟運者也數十年來舊制不修河失故道沂河之水不合泗水入黑風口竟由金口壩下直趨魯橋矣今議照舊修理使沂河之水合泗河之水仍入黑風口由府河濟運庶水無旁洩而於運道大有裨益。宜於大長溝擺渡口建石閘一座以界泗水使泗水不得北行則以泗河之水專濟南運而濟寧以南一帶運河可無淺阻之患矣。此閘亦宜下板十八塊積水使由十字河入南旺湖中。居濟一得

魚臺縣河道北自濟寧州四里灣交界起南至江南沛縣界辛莊橋王家口止計長八十五里閘三座曰南陽曰利建曰邢莊。河防志

灑水在縣東五十里運河東畔春秋取邾田以灑水為界即此源出滕縣述山西南麓受諸泉水至滄溝折而西過沙河店至黃甫壩轉趨趙溝西會南梁水入漕。灑水即沙河水在滕為二水至境內合為一水舊志不詳原委祇載灑河郡志竟以灑專入滕縣因正之。硯瓦溝在縣東北三十五里亦運河東畔之水也納黃山下諸泉水徑獨山湖入運。沙河在縣東南五十里逕沙河鎮過雙龍橋流入昭陽湖蓋

行水金鑑卷一百四十八  
五  
運河故道也昔與滕縣沙河為一故名自夏鎮開運  
河改昭陽東畔此河不與滕通郡志猶載水從滕縣  
西南流入境仍故蹟耳 新開河在縣西北二十里  
上接曹定城武單金諸邑之水自金鄉交界北田寺  
起東至柳溝村入釣鈎嘴下穀亭舊運河達東南沛  
縣安家口凡一百有六里又釣鈎嘴直北為故廣運  
閘即牛頭河下流接引耐牢坡之水同注穀亭直達  
沛縣安家口安家口者昭陽湖之下口塔具湖之上  
口也自白鼠寺至安家口約十里長三里寬泥草壅  
塞水流微弱不能洩入塔具河以入圍河支渠下至  
李家口又有橫石壩一道約長六里許亦土沙壅塞

不能洩水微山湖東入韓莊閘以濟運自康熙二十  
九年疏浚西自北田寺至柳溝村皆口寬五丈深五  
尺舊運河如舊制至安家口接連昭陽湖計程八里  
則深廣倍之自此宣洩無患 按舊運河在昭陽湖  
西岸由沛縣城東至孟陽泊入境孟陽泊亦巨滙也  
湖陵故城在焉滌泗十餘里渠貫其中又北二十里  
至于穀亭穀亭者水經所謂穀庭城古濟泗合流之  
地也一云甯母亭即齊桓公盟于甯母處上為河河  
下為秦梁自會通河開歷為漕渠要鎮明工部管河  
主事駐之河橋水驛在焉南自湖陵北至南陽相距  
五十里又北二十里為廣運閘明初所開牛頭河也

地名塌場口嘉靖四十三年河決飛雲橋運道告阻  
乃開夏鎮新河以達南陽此渠不復行舟既而曹單  
決口塞河水亦絕惟牛頭河下流運渠暴漲則溢而  
入也又牛頭河由濟寧西二十里首受永通閘洩出  
漕渠之水注之耐牢坡至塌場口開廣運閘而出入  
于舊渠蓋黃河故道也明初用兵梁晉開通此渠以  
資運道故建永通閘於北正統以後防塌場口之潰  
故建廣運閘于南漕渠水盛由此行舟黃河自曹州  
雙河口來亦由此入運後運渠東徙河水南流此河  
與故渠同塞河患庶有瘳歟 陽城湖在縣東南七  
十里諸山泊泉自寨究二山南流會滕縣大烏泉水

匯而為湖別為小河自雞鳴臺以東溢而入運

河防志

獨山湖即南陽湖南陽之東有獨山山下有坡厥地  
平行卑窪舊為滕魚諸泉所匯自新河開坡始蓄為  
湖以資灌注每遇伏秋水發則奔濤傷隄水溢河漲  
非有以節宣之必潰隆慶二年建石隄三十餘里各  
留口引水入運河闊不過十餘丈有減水閘十四座  
大者二各三洞小者十有二壩一淺二十一自北而  
南從一起數至二十一止是為水櫃

山東全河備考

獨山湖在縣東北三十里滕縣沙河諸水由京章支  
河西南灌輸逕湖入運魚臺黃寨諸泉水亦由硯瓦  
溝逕湖入運隆慶六年夏水泛溢乃於南陽北岸為



石隄三十餘里減水閘十四座自是水無潰決漕運無阻歲久漸圯應亟請修築

河防志

昭陽湖在縣東南六十里一名刁陽故為運河東岸受滕縣諸泉匯為巨浸溢水沽頭閘入運嘉靖末黃河東決由運趨湖漕渠阻塞尚書朱衡改新渠於湖東以避河水隆慶六年又於其南築土隄二百五十餘丈又築東西決口二隄以防河患自是河益南徙不復趨湖滕諸泉水西流入運亦阻漕隄不入湖內于是淤填日積居民樹藝承糧謂之淤地然西境隣邑諸山泊水自高趨下每遇淫霖匯為巨浸下流阻塞淪沒為災隄防宣洩之方所當講求者也

河防志

會典云昭陽湖周圍八十餘里在滕沛魚臺三縣界內舊設減水閘十四座遇河泛漲啓閘洩水下達微山等湖以濟韓莊閘東洳河運道愚按減水閘所以節宣運河之水使常平者也今查減水閘所存者僅四座耳數年以來運河水大不能宣洩以致衝決隄岸淹沒民田其害不可勝言皆由減水閘不復之故也今若將舊閘照舊修復運道民生庶兩益矣

居濟一得

洳河歷沛滕嶧三縣

蒼葭云沛縣在江南徐州西北五十五里東至山東滕縣界五十里北至山東魚臺縣界一百

二十里縣東北有灑水出山東滕縣流入昭陽湖東有昭陽湖亘四十里泉穴甚多流甚速東北自嶧六十餘里發源而來匯於此有閘積水若運河水淺則開閘洩水經金溝過薛河達於泗以濟運薛河即古灑水出滕薛境西流會昭陽湖水至金溝口達於泗後開新河築石壩橫截其流南注微山諸湖其自北而東為泗水由濟寧至沛城東南與泡水合運道因之嘉靖乙丑河溢塞運尚書朱衡開新河自是泗水亦隨東矣新河在縣東北四十里嘉靖甲申河溢

塞運戊子河道都御史盛應期開新河自南陽經三河口抵留城一百四十里  
功垂成被劾去後河復溢運道又塞工部尚書朱衡因應期之舊而浚是河乃  
名新河 勝縣在山東兗州府東南一百四十里所屬運河貼近微山湖北接  
沛縣南接嶧縣計程五十里而彭口要害大沙河一道上自費縣發源由彭口  
山河入運山水暴發沙隨水湧每致運道淤淺歲事挑浚 嶧縣在兗州府東  
南二百六十里縣東南有葛嶧山南有新運河明萬曆間河決汶上壞漕隄幾  
二百里總河舒應龍相度韓家莊在信義嶺南可引湖水由彭湖注加乃開前  
渠四十餘里猶未通漕後總河劉東星舉未竟之功加可漸通漕最後總河李  
化龍定計開加葉王市以下三十里加河徑從王市取直向紀家集南至河以  
避蓮注周柳四湖之險再由碼頭引水經駱馬湖北岸至宿遷以盡避黃河之  
險以二百六十里之加河避三百三十里之  
黃河是鑿嶺避河用湖避黃而運道賴之 計程一百九十六里共闢

十一座沛縣屬江南而其河則俱隸兗州府設有兗  
州府洳河通判管理 洳河跨山東江南二省實長  
二百六十里在沛滕嶧三縣境長一百六十里其一  
百里在邳州境洳河自夏鎮稍南李家港起歷八閘  
以至黃林莊實一百六十里而洳河通判所轄河道

則北自王家口起至黃林莊計一百九十六里 洳  
河以嶧縣東西洳水得名西洳自抱犢山東南流與  
東洳合又南合武河入泗謂之洳口縣南有中心溝  
復受衆水下流東會承水入洳隆慶丁卯庚午間徐  
邳淤御史大夫翁大立屢疏請開河自馬家橋經利  
國監入洳口出邳州以避秦溝徐呂之險科臣駱遵  
言河出馬家橋葛墟嶺高出河底五丈餘侯家灣梁  
城多伏石周柳諸湖直達河口須築隄水中功費無  
算議遂寢萬曆癸巳雨潦大作河決汶上灌徐邳潰  
漕隄二百里總河舒應龍求通洳之途于微湖東得  
韓家莊其地在信義嶺南不經葛墟嶺而可引湖水

行水金鑑卷一百四十八  
六  
由彭河注之洳乃疏請開支渠四十餘里凡閱五月  
工成猶未能通漕也自黃堦口決鎮口淤數年間專  
用力於分黃導淮接引黃流出小浮橋濟運而開挑  
未久淤塞隨之己亥秋御史大夫劉東星來治河屬  
夏鎮分司梅守相議舉韓莊未竟河工淺者深之狹  
者廣之併鑿侯家灣梁城通洳口使可行舟以水溢  
暫徹辛丑春上疏請竟河工得報可于是不問淺狹  
難易一切修浚建鉅梁橋石閘一德勝萬年萬家莊  
各草閘一是年漕艘由洳河行者十之三矣癸卯霖  
雨水漲河決黃莊入昭陽湖穿李家口逆行從鎮口  
出御史大夫李化龍定計開洳乃議棄王市以下三

十里之洳河逕從王市取直達紀家集南當河深處  
以避鑿郝山及周柳諸湖百里之險通計挑河建閘  
壩凡工費二十萬八千一百有奇乃上疏言今之稱  
治河難者謂河由宿遷入運則除沛涸而無以載舟  
是以無水難也河由豐沛入運則漕隄壞而無以維  
緯是以有水難也洳河開而運不借河有水無水第  
任之耳疏論決排皆無庸矣善一又以二百六十里  
之洳河避三百三十里之黃河二洪自險鎮口自淤  
不相關也善二運借河則河為政河為政則河得以  
困我運不借河則我為政我為政則我得以熟察機  
宜而治之其利害較然睹矣善三糧艘過洪每為河

漲所阻運入泲而安流無患過洪之禁可弛參罰之累可免善四廷議避之遂改挑直河之支渠修砌王市之石壩平治大泛口之湍溜撈濬彭家口之淺沙以及建閘設壩次第畢舉而運道實賴之矣顧糧艘既盡趨泲徐邳人情不便使客亦苦郵傳之遙怨咨流傳謂黃不可廢于是總河疏請專用泲以通運兼用黃以回空言泲渠歷春夏伏秋多沙淤當如南旺例以寒沍暫塞一大修治計以每年三月初開泲壩九月初則塞之九月初開呂壩次年二月終則塞之通計開泲二百六十里內分邳屬一百里隸中河而夏鎮所隸自李家港口東至黃林莊共一百六十里

挑浚之法 本朝則定於冬十二月春正月止兩月挑浚道臣經理其事貢使之往來商旅之稱便數十年于茲矣

河防志

沛縣河道北自魚臺縣界王家口起南至滕縣界劉昌莊止計長四十八里閘座三曰珠梅曰楊莊曰夏鎮 沛地低窪河道四十八里係漕運要地與山東諸山接近一遇水發即患衝決所賴呂壩一道時當水涸則蓄水以濟漕時當水溢則洩水以便民洩蓄得宜庶可無患其如下流彭口因流沙衝塞每年回空糧艘過畢例應挑濬則閉彭而開呂工竣則閉呂而開彭此呂壩在冬則開在春則閉歲事修築所費

行水金鑑卷一百四十八  
不貲况開閉一年一次修築未幾而秋水暴發壩仍  
衝決及搶修方畢又值閉彭開呂之期民力如其是  
僕僕也又每開一次水勢湍急其呂愈寬愈深今呂  
壩之口寬至三四十丈深至二三丈不等田廬盡遭  
淹沒將來水患愈大修築愈難而所費亦愈多將何  
底止且一年之間時方水涸而欲蓄水或彭口之工  
未完則築壩有待時方水溢而欲洩水或挑濬之工  
未起則開壩又不能今呂壩之口日加深廣倘或山  
水非時陡發再有衝決將有急不及治之虞運道民  
生所關非小今籌一勞永逸之圖莫若建立石閘則  
蓄洩為便然呂壩之口難以築閘其呂壩之下舊有

滿閘一座廢棄已久若仍於此處建築石閘遇彭口  
挑濬則開滿閉彭挑濬工完則開彭閉滿凡遇水涸  
水溢隨時啟閉蓄洩可免非時衝決之患可省歲歲  
修築之勞上有益於漕運下有利於民生計誠莫善  
于此但工費浩繁現在會勘所當斟酌施行者也河防  
會勘之後不知  
施行與否未詳  
珠梅閘上為山東邢莊閘舊例兩閘不相聞問竝無  
會牌蓋以成規久廢獨山湖與運河相連水大時獨  
山湖水可以接濟故上源之水不至膠舟一遇天旱  
棗林邢莊處處淺阻皆由珠梅閘放船無節洩水太  
過之所致也予已將獨山湖築隄界出故此二閘須

行水金鑑卷一百四十八  
用會牌照例啟閉庶水不至於大洩若遇水小則開獨山湖口放水以助之若水太小船隻難行須珠梅閘一啓板放船五六百或七八百然後珠梅閘再啓板灌注則水不大洩而船自易過矣  
居濟一得  
彭口積沙每年如阜歲終挑淺百倍艱難蓋滕邑薛沙彙諸泉水出沛之三河口以入運河自明萬曆中開東西泃河乃築東邵壩于薛河中過水使盡入沙河由彭口入運而水挾沙以行故及冬挑浚歲不可少挑浚之法其初必築大壩于兩頭以攔河水又必逐段築土壩十餘道以隔兩旁之水又必就岸築龍溝百餘丈以屏挑浚時流聚之水及其竣事又必一

一去之然後水可通行每歲浚河其勞且費如此今應照康熙三十七年改挑新引河一道自柳園迤西起至仲家樓後大壩以上止使山河水總歸呂壩以入湖自此水有去路而畚鍤之功稍易云  
河防志

每年彭口大挑宜于上源築壩使水由三河口入運河又于運河彭口之上築攔河大壩一道使運河之水由呂壩入微山湖則彭口上下內外俱可以挑挖矣既挑完彭口運河俟開壩之後即將彭口內石壩上石壩下盡挑挖深通俟五六月伏水將發之時然後將三河口上源築壩將彭口上源之壩開放使水由彭口而入運然後將三河口石壩上下挑挖深通

以便大挑之時使水仍由此入運若以築壩不便即  
輪年遞挑亦可今年挑三河口即使水由彭口出明  
年挑彭口即使水由三河口出以一年之力挑河而  
河有不深通者乎 河官樂于簡便止挑正河而石  
壩上下置之不問不知挑石壩上下而正河必不淤  
淺不挑石壩上下而正河勢必淤淺此必然之理也  
今彭口每年止挑正河一遇水漲河身即為淤塞糧  
船既被阻滯撈空倍費人力此予之所目睹者也其  
如人情難于更始何哉 居濟一得

滕縣河道北自江南沛縣界劉昌莊起南至嶧縣界  
朱姬莊止計長五十里 河防志

百中河在縣南八十里源出百中社南流十里受三  
里灣折而西流入運又黃家泉距縣東南七十里出  
臨城社由百中河會黃溝龍灣溫水三泉及鄒縣許  
由溫水泉又西會三界灣至留城今自泃河開後泉  
無入百中河者又前新河諸泉在薛河南者或由王  
家口豸裏溝支河入呂孟湖或由東邵壩支河出佃  
戶屯減水閘在沙河北者匯于南陽閘泃河開後運  
道益東諸泉直逕俱入泃河濟運 界河即白水河  
在縣北三十五里出龍山西麓會鄒縣界白水故名  
西流五里稍折而南逕梁山前西南瀦為郁郎淵一  
名溫水湖又西受聖母池水至橋頭入漕 北沙河

在縣北十五里出鄒縣嶧山南經龍山後繞出其左  
至周林會七里泉至洪疇分流一出休城南西至望  
塚南至馬家口入漕一趨休城北受大烏泉西受北  
石橋泉又西會白水河同至橋頭入漕 南梁河在  
縣東北十五里右趵突左荆溝合為一流西南至洪  
村折而南三里餘復轉而過濟西橋北經舊城北西  
南流折為九曲西南受絞溝泉又西會濼水入漕  
濼水即南沙河在縣南十五里出寶峯山南經空同  
山鳳凰嶺東過祝其城會黃約山諸泉折而南過麀  
山西鳳凰山東納龜步水龜步源發連珠山過歐家  
谷來入之又南至華蓋山折而西受石溝水石溝源

自巉山瀑布東南至寶峯山馬山經石溝來入之又  
西至梁山村折而南過滄浪淵納明河水明河出馬  
山前繞樓山過靈止城來入之又南至倉溝折而西  
至沙河店為黃甫壩所遏稍北轉趨趙溝會南梁水  
入漕 南明河即白河俗呼捉白河出嶧縣黑風口  
諸山泉西經梁山奚公山受薛河支流同為明河又  
西至永豐村西南經白山入微山湖 石橋泉河在  
縣南三十里源出官橋東北平地西過薛城北又遶  
其南西流從三河口入漕 按石橋河本與濼薛為  
三河濼既遏而北薛又遏而南今獨石橋泉河入口  
薛河在縣南四十里源本西江水出寶峯山南過



行水金鑑卷一百四十八  
五  
青蓮步將軍步左過高山西折過山亭而永豐鳳凰  
二泉出薛河南岸山麓者流入之又西至薛山受悟  
真巖茶泉水循悟真巖南過雲龍山會東江水東江  
出湖陵山西至吳戩山下伏不見過鐵脚山至柳泉  
湧出至觀山前匯為濯筆淵亦至雲龍山會西江水  
同為薛河其地即靴頭城也南至斬蛟臺折而西經  
昌慮城南陶山下潛為刁潭西納玉花義河三山三  
泉南經豐山東過官橋經薛城至東邵為壩過入微  
山湖舊經山陽湖從金溝入泗自新河開漕東徙恐  
沙為漕害故築石壩于東邵過之又恐水為壩害開  
支河于奚公山西導入南明河開泃河以後仍由新

河故道入漕

山東全河備考

微山在滕縣南一百里石山戴土上有張子房墓或  
曰微子之山未詳其下有微山湖

江南通志

微山湖所以濟運河之不足者也故常宜閉板蓄水  
至八閘下板水猶不足然後酌量啟板以接濟之蓋  
湖水小則八閘宜下板湖水大則八閘不宜下板若  
湖水盛大則八閘不下板仍宜開八閘月河以放之  
但此湖南岸宜築堤以障黃水自沛縣太行隄接築  
由荆山口南至子房山下若不築此隄或數年後或  
數十年後微山湖勢必如埧頭湖淤為平陸不特無  
水濟運而黃水勢必灌入運河運河又必淤塞矣夫

舊運河原在南因黃水淤塞改開泇河矣若泇河再淤又從何處改挑乎此不可不早為之計者也 微山湖南宜築攔黃堤一道上接沛縣太行隄下至徐州荆山口黃水泛漲時使由隄南東行入彭家河至貓兒窩微山湖清水使由舊河出荆山口合彭家河亦至貓兒窩蓋堽頭湖俱經淤平微山湖已淤其大半南岸若不築隄不數十年黃水屢灌微山湖勢必淤平不惟微山湖不能蓄水濟運恐泇河亦受其淤所關運道良非淺鮮也 居濟一得

泥溝河在縣東南一百十里源出白馬山西南流過沙溝入呂孟湖 山東全河備考

嶧縣河道北自滕縣界朱姬莊起南至江南邳州黃林莊止計長九十八里閘座八曰韓莊曰德勝曰張莊曰萬年曰丁廟曰頓莊曰侯遷曰臺莊 河防志  
承水出縣北六十里花盤山之車箱峪其源滄浪淵水尚微南合許池泉始巨又南經嶧縣城西門又西南納金注河入泇又東會武河南入於泗又義河在縣東北三十里亦入承水 東泇水出費縣之山經沂州合芙蓉河流至三河口 西泇水出縣東北抱犢山東南流至三合村與東泇河水合南貫四湖溉田數千頃又南合武河入于泗謂之泇口通淮泗舟楫今用之為運河 新河一名中心溝在縣南五十

行水金鑑卷一百四十八  
里源出白茅山後受衆水下流為彭河又東會承河  
入泃土人相傳為舊承縣及彭城所置鐵官運鐵之  
河萬曆三十二年始開運道以避徐呂二洪 巨龍  
河在縣西北六十里源出東暨村靈泉西遶西暨集  
南流入微山湖 山東全河備考

魚臺沛滕嶧縣接境諸湖共十有四曰昭陽曰棗莊  
曰李家曰郝山曰微山曰呂孟曰張莊曰韓莊曰獨  
山曰馬場坡曰常阜曰平山曰白山曰白浴總以昭  
陽為統領昭陽湖有大小二在新河下流自泃河通  
資微呂諸湖以濟韓莊東之運道則又據上游所受  
獨山諸流從棗莊湖出李家口其東即棗莊湖又東

為李家湖其在郝山之南者為郝山湖又南為微山  
湖又東南為呂孟湖又東為張莊湖又東為韓莊湖  
名雖不同實無限隔自東北南陽壩至西南徐境利  
國監瀾漫幾二百里俱隔在運河西岸運道自韓莊  
閘至夏鎮計程七十里皆逼臨諸湖僅隔土隄一道  
寬窄不齊最稱危險其韓莊之北建有郝山減水閘  
韓莊湖口閘及護閘石隄一道以障諸湖之水並資  
蓄洩濟運固歲因修治而微山湖之西南切近黃河  
每慮有漫瀉之患苟不堅禦濁流一入不獨滕嶧為  
巨浸而運道必梗保運者所宜加意也若獨山馬場  
坡二湖皆自南陽橫截新河以入昭陽湖在新河上

行水金鑑卷一百四十一  
遊最為漕利其餘小湖徒梗緯道與漕無益

山東全河備

考

臺莊等八閘月河皆宜挑挖寬深使微山湖之水有所洩則濟寧南鄉及魚臺沛縣徐州之田地自不至淹沒矣蓋八閘月河盡皆淤塞微山湖向出荆山口由彭家河洩今則荆山口已經淤平不能宣洩若將月河挑挖深通則湖水可洩必不至泛濫于濟寧魚臺一帶矣此今日最急之務也倘微山湖水小自宜蓄之濟運八閘仍宜下板嚴閉不可輕洩

居濟一得

卷第百四十一

行水金鑑

卷第百四十九

運河水

邳州運河上自山東嶧縣交界黃林莊起下至宿遷縣交界窑灣口止計河程一百二十里屬邳睢河務

同知管轄

河防志 薈叢云邳州在江南淮安府北四百五十里東南至宿遷縣石橋界五十里西北至嶧縣陶溝界四十二里西南有

磬石山近沂水或謂泗濱浮磬即此州治舊在嶧陽今遷於艾山黃河在舊城南自彭城歷呂梁由睢寧界上至五工頭迤東始入邳境流四十里接阜河抵宿遷縣境 清水河即舊黃河南岸屬睢寧北岸屬邳州自順治初塘池壩塞始由今河而清水河迄今猶存其跡在舊城護城堤南董家堂北 泗河在嶧山左去城八十里今淤沒 龍化河分源泗河在貓兒窩西南去城五十里今淤沒 西加河亦淤沒

西堤自貓兒窩起至窑灣口止計長四千二百一十三丈八尺康熙三十六年修築 自貓兒窩迤西起至唐宋山止格堤一道長三千五十丈 東堤自貓

行水金鑑卷一百四十九  
兒窩起至窑灣口止計長三千九百六十六丈六尺  
五寸康熙四十年補修 東岸猫兒窩迤上滾水大  
壩一座康熙二十二年建萬家莊石壩一座馬莊集  
石壩一座俱康熙十九年建又上下竹絡壩三座康  
熙二十七年建又窑灣竹絡壩一座康熙二十九年  
建俱洩運河出岸之水由隅頭湖入駱馬湖河防志  
漕河即運河自黃泥莊入邳境歷泇口鎮經徐塘猫  
兒窩馬莊集萬家莊窑灣口東流抵宿遷界 引河  
去城二十里出自沂州抱犢垆經黃石山泇口考究  
泉入運 黃墩河出自南旺湖由徐州荆山口至全  
河汴塘入邳境歷彭家河分成子河歸沙溝湖至猫

兒窩入運 曲呂河去城東南四十里源自壩頭入  
洪河 沂河出自蒙山經沂州沂水縣南流至受賢  
鄉分派一支出盧口西流二里許復分二支一經城  
南會武河二十五里入運一經官湖出徐塘口入運  
其本支南流至趙家莊社各溝亦分二支一經砲車  
繞廟防山歸駱馬湖一經龍池隅頭歸駱湖二水舊  
俱由臧家口入運今運壩築俱歸駱湖入運矣 武  
河自山東馬旺湖由邳米湯湖出經艾山西流繞城  
南會沂水入運邳州志  
宿遷運河上自邳州交界窑灣口起下至宿遷張莊  
運口中河頭止計河程四十七里屬宿虹河務同知

管轄 以下俱河防志 蒼巖云宿遷縣在淮安府西二百四十里北至邳州百三十里東南至桃源縣百二十里縣北二里有馬陵山前阻河

西堤自邳州交界窑灣對岸起至阜河石礪止計長四千八百七十丈九尺 東堤自邳州交界窑灣口起至阜河石礪止計長五千二百七十六丈七尺俱康熙十八年創築三十六年加幫 自石礪起至張莊運口止支河北岸堤一道計長三千四百一十八尺康熙三十八年修築 支河南岸即黃河北岸護堤

宿遷運道因明之舊由宿遷西北十餘里董家溝進口名爲董口自康熙六年董口淤斷遂由駱馬湖繼駱馬湖亦淤乃另開阜河康熙二十年七月黃河大漲頃刻淤斷一千餘丈不得通舟前河臣靳輔於阜

河迤東挑新河歷龍岡岔路口至張家莊長三千餘丈使清水至張莊出黃河是爲張莊運口今俗稱支河者即新河也康熙二十六年又開中河運艘竟由中河入新河而張莊運口不復通黃河矣 以上俱河防志 運河舊在治西二十步濟汶沂泗諸水流自直河入境經流小河以會黃河自古城入桃源縣界 小河在治南十里其源出汴入泗易以淺狹故名 阜河在治北四十里發源港頭社流入泗水以土色黑故名 白洋河在治南四十里今涸故道猶存 駱馬湖在治西北十里由溝口入泗 白鹿湖在治南五十里由小河入泗 土止湖在治東五十里由新溝

入泗 宿遷縣志

或曰潘季馴專築堤以束水然獨宿遷北岸不築堤今既欲修遙堤又築重堤不亦異乎曰束水歸漕乃季馴終身治河之要旨實亦萬世不易之至言也然其言曰宿遷北岸有馬陵山及倉基侍止等湖此皆天然遙堤故獨空之而弗堤若今日之地形水勢則大不然黃河之底與黃河之岸較之明萬曆時既高數丈而倉基侍止等湖又皆已淤為平陸無尺寸瀦水之地河水一或出漕漫岸不有隄防必建瓴而四決故臣獨以修遙堤而築重堤為必不可緩也

新文襄公治河書

治水之法大者洩之小者蓄之黃河水之至大者也故祇宜洩不宜蓄今又增以駱馬湖之水又焉得而不為害乎故予謂竹絡壩宜閉也或曰黃河沙重借湖水以刷之不然則黃河恐淤矣予曰宿遷以上之黃河果誰為刷之乎而何以不聞其遂淤也豈不淤宿遷以上之黃河而獨淤宿遷以下之黃河乎其不足信也明矣或曰中河水小借黃河以濟運也予曰宿遷以上之中河初無借於黃河之水而何以亦足濟運也况宿遷以下之中河又有駱馬湖水以助之乎豈宿遷以上之中河不借黃水以濟運而宿遷以下之中河必借黃水以濟運乎又予之所不能解也

行水金鑑卷一百四十九  
四  
黃河之水滔滔而來勢不可遏顧可使駱馬湖之水助黃為虐乎故宜閉之使黃河少此一水即少此一水之害矣或曰黃河之沙全借清水以刷今使清水不入黃河則宿遷以下二百里之黃河不慮淤乎予曰借清水以刷黃河理或有之獨是宿遷以下之黃河慮淤而宿遷以上之黃河獨不慮淤乎宿遷以下之黃河借湖水以刷之而不淤宿遷以上之黃河果誰為刷之而何以卒不聞其淤也且遙遙數千里之黃河數百年以來何以不聞其偶然或淤也此固不待辨而自明者也或曰往時湖水涸時中河水小仍借黃水濟運今而閉之倘中河水小糧船何以過

行乎予曰現有李經邦開在倘慮不足以濟運則於此開之上下再建一閘使兩閘之水並入中河豈猶不足以濟運乎或曰湖水大長時仍由竹絡壩口以洩入黃河今為閉之倘湖水大長中河不虞泛濫乎予曰於錫成澄泓橋之上下多開減壩使由高山頭入鹽河下海又於其中河兩岸多開涵洞北岸引水入預備河南岸將土塘河挖成引水入其中兩岸仍多穿溝渠使中河南北盡成水田又於遙堤之下多建涵洞使預備河之水有餘則從涵洞洩出遙堤之外使入鹽河下海而中河之水自不至於泛濫矣且將駱馬湖邊多開引河使水大之時由西寧橋河



下海則湖水亦不至甚大矣

居濟一得

郟城縣

舊葢云郟城縣在山東兗州府沂州東南一百二十里古郟子國也

沐水經其東沂水經其

西兩河之間又有白馬河發源於本縣之馬陵山南入於沂沂河發源於沂水縣沂山狗兒泉會衆流南經淮泗入於海其沐水源出三泉歷莒州會北來馬耳諸山之水由穆陵關等處澎湃而下直抵馬陵山口旋折而南過沐陽達海州各自入海原不與沂會也及明季沐忽衝決直搗郟之北門西行衝入白馬河合流南下復與沂會三水合一由直河南注並入於駱馬湖每遇水漲漫山蔽野室廬田地盡付汪洋郟有嚙城之尾旁及沂邳宿遷咸受淹沒之害考厥

所由原因郟城之東七里許直對馬陵山口在昔有臺曰釣魚臺一名逼水臺俗呼爲禹王臺相傳神禹治水時沐在馬陵山東不能入海故鑿山而引之使西復建臺而逼之使南是以歷千百年郟不罹沐之患明有邑令黃琮者視此臺爲廢棄之物毀臺取石以甃城垣而沐水遂無所禦百餘年來民受其病於康熙二十八年

聖駕南巡之時閱視河道

上諭中河挑浚有益所關甚大下河漕諸臣會議收束散漫之水拯救被災之民使淹沒民田得以涸出又以中河之水全藉於駱馬湖而駱馬湖乃受沂沫白

馬諸水受水既多故時常泛溢于是修土石兩壩爲  
堵截沫水之計壩之南北各接土堤而石壩之上建  
禹王臺以存古蹟石壩之外又挑引河一道引河之  
下又浚子河一道皆相度形勢而爲之由是沫水循  
行故道各自入海不惟中河水勢因之少減而嚮之  
被災田地俱得播種至今桑麻遍野室廬安堵郊城  
以南羣頌

聖天子之洪恩於無既也

以下俱河防志

禹王臺沫河口大土壩一道長六十三丈 大壩北  
頭接築小堤一道長六十丈 大壩南頭舊接築小  
堤一道長一百四十九丈因沫水衝逼塌缺康熙三

十三年築圈堤一道長一百七十九丈 石壩一道  
用竹絡五層東面長二十八丈西面長二十五丈四  
尺康熙三十三年東面加砌坦坡 石壩北頭接築  
大土堤一道長二十九丈七尺五寸根闊七八丈頂  
闊三四丈高九尺一丈不等東面舊下鑲邊竹絡三  
十一丈康熙三十三年加砌坦坡 大堤北頭接築  
小長堤一道長二百六十一丈 石壩南頭接築大  
土堤一道長五十八丈三尺底闊六七丈四五尺  
頂闊二三四五丈二三尺高四五尺三四寸不等東  
面舊下鑲邊竹絡十丈五尺康熙三十三年加砌石  
坡 石壩南頭接築斜雁翅一道長七丈四尺 接

行水金鑑卷一百四十九  
大土堤南頭挑出引河廢土築成一堤通長二百五十七丈 石壩南頭迤東挑挖引河一道長三百二十丈四尺河頭口闊一十八丈五尺河尾口闊一十一丈五尺 引河身內加挑子河一道長三百四十三丈四尺

禹王臺一工為減中河之水勢而設中河之水全藉於駱馬湖而考湖水之源則郟城之西之沂與白馬二水合流濟運由來舊矣初不與沫會也其後三水合一並匯於湖自毀禹王臺始水多河溢難以容納不無奪河之患沂郟宿並罹昏墊則臺之存廢關係固何如乎 以上俱河防志

沫河在沂州東五十里源出沂山自莒州西南流入州境會諸澗水南經馬陵山入郟城縣注於泗周禮職方氏其浸沂沫即此 沂河在沂州東二里源出蒙陰縣東北南河川徑蒙陰沂州郟城南經郟州注淮泗入於海禹貢淮沂其乂水經沂水出泰山郡蓋縣艾山即此 白馬河在鄒縣北三十里源發九龍山會鱧眼孟母陳家溝白馬諸泉西流入泗水 山東通志 白馬河之水原出魯橋以濟南運者也自河身淤淺每逢天旱則河水阻斷不能出而濟運矣故議大加挑浚使之寬深庶河水可出而南運為有賴矣 居濟一得 嚮者漕艘自清口出黃河溯流而上至支河口入運

河康熙二十六年前河臣靳輔以黃河風濤之險請自駱馬湖鑿渠歷宿桃二邑至清河仲家莊出口名曰中河以通行運三十八年前河臣于成龍因桃清中河南岸逼近黃河地勢卑下瀦水瀾漫難以築堤乃自桃源盛家道口至清河棄中河下段改鑿六十里名曰新中河及次年臣鵬翮任事見新中河淺狹未足行運且盛家道口河頭灣曲重艘輓運不順仰遵

聖謨於三義壩以下用新中河之半三義壩以上用舊中河之半合為一河重加挑濬一律深通於是運道始成而漕艘利涉矣設有宿桃中河安清中河各通

判一員管理修防

以下俱河防志

宿桃中河通判所轄運河上自宿遷境內張莊運口

起下至桃清交界三岔止計程一百四十里零

蒼叢云桃源縣

在淮安府西北一百六十里東至清河縣界四十里西至宿遷縣界七十里縣北三百步許有泗河源出山東即徐邳泗州之卞流又北四十里有崇河其源西接宿遷劉老澗東入安東連河杜村湖在縣東南三十里通淮倉基湖在縣南七里東流達河入淮大莊湖在縣東南三十五里通丁家溝入河

湖西中河上自張莊運口起下至駱馬湖止長一千二百二十一丈三尺七寸湖東中河上自駱馬湖起下至攔馬河迤上止長一千一百三十七丈一尺三寸

湖西中河北岸堤一道長一千二百二十三丈三尺七寸湖東中河北岸積土長一千一百三十七丈

湖東中河頭迤南挑空小越河一道長三百二十丈  
議建石閘一座

南岸子堤一道上自攔馬河頭起下至桃清交界止  
計長二萬三千一百二十七丈六尺康熙三十九年  
擇險簽釘排椿工一千三百丈康熙四十年又修築  
工三千七百五十九丈二尺

北岸子堤一道自攔馬河頭起至桃清交界止計長  
二萬二千八百六丈五尺內康熙三十八年新築工  
長一千八百八十二丈康熙三十九年加幫高厚又  
簽釘排椿二百四十丈五尺

攔馬河大王廟險工一段長五十六丈

宿遷縣護城堤一道自北山根起至黃河縷堤止長  
八百五丈護城格堤一道長一百六十丈康熙三十  
五年修築

北岸遙堤自張莊運口起至駱馬湖西岸止長一千  
一百二丈五尺又自駱馬湖東岸起至攔馬河迤上  
砂礮嘴止長八百九十六丈又自高山頭起至劉老  
澗舊壩止長七千五百五丈又接舊壩起至宿桃交  
界古城止長一千五百四十九丈又自宿桃交界起  
至桃清交界止長一萬四千五百六丈康熙三十二  
年修築

高山頭險工一段長一百四十二丈

以上俱河防志

宜於高山頭東新建格堤之東中河北岸子堤建涵洞一座使由格堤土塘河入預備河至蕭家渡建閘一座穿過遙堤使水由蕭家渡河入海宿遷縣北車路口中河北岸子堤有石涵洞一座子堤內宜挑河一道引入預備河亦使由蕭家渡入海 新建格堤之東亦完成河子堤亦建小涵洞一座引中河水由格堤土塘河入預備河順流而下則子堤之北遙堤之南俱作水田矣 居濟一得

灣兜險工一段長七十二丈

河防志

劉老澗越壩一道長六十丈康熙三十四年築又減水石壩一座長二十丈金門九洞康熙三十九年建

於壩下開引河一道洩中河有餘之水經三尖北魏碩項湖下龍溝歸海 河防志

劉老澗以上預備河數十丈已經淤平宜於通中河之處不必築堤建滾水壩一道壩底宜比河底高八尺使中河之水常深八尺餘者盡皆洩出而於劉老澗對過中河北岸子堤宜堅築蓄水勿令亦由劉老澗洩出其由此以上數十丈亦宜多建涵洞使中河之水洩出預備河由劉老澗而出若將西草壩閉塞再建閘數座則預備河祇宜疏濬深通無需建壩矣劉老澗以下崔鎮正對遙堤處其遙堤外之河與遙堤相去甚近此處亦宜建減水閘以洩預備河之水

使劉老澗以下中河黃河之水亦由此洩出居濟一得  
一桃源中河一道自盛家道口起至桃清交界止計  
長七千三百六十一丈五尺於康熙三十八年四月  
內前總河于成龍面 奏中河南岸甚窪子堤不能  
久立水勢直至縷堤成溜衝刷甚險將北岸改作南  
岸北岸另築北堤從中相度挑河奉  
旨好准改挑其河身不必挑寬若有虛鬆之處挑挖成  
河之日仍下椿等因欽此隨蒙分派人員挑河長七千  
三百六十一丈并北岸子堤長七千三百六十一丈  
五尺擇其迎溜頂衝掃灣之處簽釘排椿共長五百  
五十九丈於康熙四十一年閏六月內在於欽奉

上諭事案内造冊詳蒙

題銷在案

淮徐道屬三廳冊

一駱馬湖口竹絡石壩一道長五十五丈康熙二十  
八年奉前總河王新命建設為湖黃出入之所宣洩  
上源山東諸湖並駱馬湖異漲之水康熙三十五年  
異漲衝卸奉前總河董安國 題修估入會勘案内  
竹絡石壩長五十五丈駱馬湖口東西裏頭長六十  
五丈嗣因工未報銷已被衝淌康熙四十年前總河  
張鵬翻於欽奉

上諭事案内

題估興修續於康熙四十二年三月初

九日蒙前總河張鵬翻飭行康熙四十二年二月初  
二日奉

上諭中河口門宜留當經 題請建築東竹絡長十二丈西竹絡長十丈各寬三丈康熙四十四年九月十九日前總河張鵬翮於本案內止照做過工程三十二丈 題銷准部覆奉

旨依議

淮徐道屬三廳冊

安清中河通判所轄清河縣運河上自桃源縣交界三岔起下至清河縣西三里許黃河口門止計程一十七里

以下俱河防志 蒼葢云清河縣在淮安府西五十里西至桃源縣界二十五里南至山陽縣九十里運河元時故道由府東入淮至清口亦稱險要故平江伯改自府西經清江浦入本縣七里溝東界迤南出三里溝達於淮以溯河營河在縣東北十里胡賢口北其左右皆軍營田故名康熙十年河決七里溝三汊下流沙澱漕艘回空者由新河入營河南經半邊店出西營湖於淮即此縣西北四十五里有新河自黃家嘴經漁溝娘子莊永興集以東北達安東入海萬曆二十三年為分黃而開今淤廢永濟河在治東南運河之旁自窑灣楊家澗歷武家墩至新莊舊閘接運河四十六里萬曆九年開以

備清浦之險今久廢崇河之源西接宿遷經本邑崇河集南會沐河東通漣河者今淤 夏允彝曰清河縣北有老黃河本沂泗東趨合淮入海故道開此則河之赴海必勇雲梯閣下淤塞葦場當自蕩滌而海口廓矣胡融明駁之曰此必近世決河入海之故道非淮水東會泗沂之舊迹也水經泗水注云下邳縣為沂泗之會沂水注云於下邳縣北西南入泗是沂泗合流入淮也今沂水挾泗武祔浚諸水至邳州入黃河即古沂水入泗處黃河是泗水故道邳州本秦下邳縣新志云沂水舊在州西一望今為黃流淤塞改道自邳城入運河矣此說甚明愚按夏允彝所云老黃河者即萬曆二十三年為分黃而開之新河也明亦未能深知其詳也

南岸子堤上自桃源縣交界起下至廣濟閘止長二千七百六十七丈係舊中河北岸堤康熙三十八年改作新中河之南岸堤北岸子堤上自桃源縣交界起下至舊河邊止長三千四十一丈五尺係康熙三十八年創築其兩堤險要處於康熙三十八年簽釘排樁共長二千二百七十五丈康熙三十九年兩岸



堤工加幫高厚又加排椿一千五百六十九丈  
清河縣河口康熙四十年 題建石閘一座以資蓄  
洩

北岸子堤孫家集迤上 題建小石閘一座以洩中  
河暴漲之水

撐堤一道自北岸子堤起至遙堤止長一百八十六  
丈堤上雙金門石閘一座小石閘一座洩水入鹽河

鹽河一道自清河縣中河北岸鹽壩口起歷山陽縣  
朱元莊至安東縣迤下平旺河止計長一萬三千四  
百五十丈康熙二十六年開濬行鹽運料併洩中河  
漲溢之水由南潮河歸海康熙三十六年六月時家

馬頭決口黃水盡入中河臣鵬翮恭奉

聖謨於康熙三十九年十一月堵塞完工然水退沙停  
鹽河淤墊一千九百一十丈康熙四十年 題准挑  
濬一律深通其平旺河尾孫家林起至新安鎮盧家  
溝止共河長六千四十四丈內除新衝河上口長三  
百五十丈不挑外計挑河長五千六百九十四丈引  
水由北潮河入海康熙四十一年伏汛異漲之水衝  
刷故道一支由北涵溝經徐家泓入南潮河下海一  
支由莞瀆場經頭圍口入北潮河下海是以駱馬湖  
之清水與王營減壩之黃水均得分洩而工料亦藉  
茲通行無阻矣

清河縣中河北岸遙堤一段上自桃源縣交界起下  
歷山陽縣境至安東縣交界止長一萬三百三十九  
丈七尺康熙三十二三十六兩年修築

安東縣中河北岸遙堤一段上自山陽縣交界起下  
至平旺河止計長一萬三千五百五十丈康熙三十  
六年時家馬頭決口至三十八年黃水異漲衝缺塌  
卸於康熙四十年 題准修築完固

蒼巖云安東縣在淮安府東北九十里東至淮

河五十里西至清河縣界五十里南至山陽縣界九十里北至海州界一百一十七里海州南至安東縣界一百五十里東至東海一十五里  
安東縣中河南岸護城堤一道上自五里墩起下至  
平旺河止長九千四百五十九丈康熙三十八年修  
築四千九百四十四丈四尺六寸其餘康熙四十年

### 修築完工

以上河防志

一清河縣向無中河一切漕艘官舫由清口出黃河  
歷桃源宿遷至駱馬湖口入運河康熙二十六年總  
河靳輔念漕艘涉黃河數百里之險每多漂沒之患  
於二十六年

聖心愛民已極等事案內 題請動帑開挑中河一道  
自駱馬湖口起至清河口門止并於河尾建廣濟石  
閘一座收束水勢以利運行又於宿桃山安清五縣  
境內創築遙堤以為中河北岸之屏障并於清河縣  
治西另開河頭自清河縣起由山陽縣朱元莊歷安  
東縣經平旺河至潮河歸海挑鹽河一道崇運鹽柴

行水金鑑卷一百四十九  
斯時漕運商民均受利便於安東縣境內南岸築護  
城堤一道又為安邑之保障

安清中河廳冊

百川莫險於黃河然自南北通運以來浮黃河而達  
者凡五百餘里議者莫不以為治河即所以治漕一  
似乎舍河別無所謂漕也雖然水性避高而就下地  
為之不可逆也運道避險而就安人為之所慮者為  
之或不當耳有明一代治河莫善於泃河之績然其  
議倡始於隆慶年間都御史翁大立而傅希摯斷之  
再歷舒應龍劉東星兩河臣屢興屢阻迨至萬曆三  
十一年河臣李化龍實始通運卒避黃河三百里之  
險至今賴之嗣後直口塞董口淤駱馬湖又淺澀不

行臣因有開阜河之請而泃河之尾間復通然自清  
口以達張莊運口河道尚長二百里重運泝黃而上  
雇覓繚夫艘不下二三十輩蟻行蚊負日不過數里  
每艘至費四五十金遲者或至兩月有奇方能進口  
而漂失沉溺往往不免蓋風濤激駛固非人力所能  
勝也康熙二十五年 題覆詞臣張鴻烈

聖心愛民已極案內加築北岸遙堤後復加籌酌若於  
遙縷二堤之內再挑中河一道上接張莊運口并駱  
馬湖之清水下歷桃清山安入平旺河以達於海而  
於清口對岸清河縣西仲家莊建大石閘一座既可  
以洩山左諸山之水而運道從此通行避黃河之險

溜行有緯之穩途大利也乃決計 題請奉  
旨興工至二十七年正月而工竣連年重運一出清口  
即截黃而北由仲莊閘進中河以入阜河風濤無阻  
牽拽有路又避黃河之險二百里抵通之期較歷年  
先一月不止回空船隻永無守凍之憂在 國家歲  
免漂失漕米之患在各運大則無沉溺之厄小則省  
雇夫之費蓋自吳開邗溝隋開御河歷唐宋元明漕  
東南以濟西北者無不仰藉黃河以為灌輸既欲去  
其害又欲收其利故治河愈難至  
今上康熙二十七年而運道之利黃河者僅七里矣或  
議於中河北岸宿遷境內建減水壩數座以洩漲者

臣曰不可蓋中河之水但患其弱而不患其強若北  
岸遙堤減壩一建則清水弱而黃必有內灌之憂河  
身立淤矣今當大工屢興之後錢糧未敷未敢輕議  
若工帑稍充再將遙堤加修高厚更於中河之北挑  
重河一道即以挑河之土築成重堤於西寧錫成兩  
橋之間建閘一座既以分洩東省之異漲又以灌漑  
宿桃清等七州縣之田畝即遇黃淮並漲亦可分洩  
入中河以并出平旺歸海真永賴之策而臣初議挑  
中河之舉原擬如是故有中河之名也又運艘自清  
口入仲家莊閘雖曰截流而北然逆流而西者居多  
若於清河治東陶家莊再建一閘重運則由陶莊而

入回空則由仲莊而出則俱順流矣且兩閘並建用備不虞尤為萬全統志之以俟來者

靳文襄公治河書

康熙三十二年總河于成龍等於請築中河子堤等事案內創築中河兩岸子堤收束水勢康熙三十八年四月

聖駕南巡總河于成龍面奏

見前淮徐道屬廳冊

成龍即於欽奉

上諭事案內

題請動帑康熙三十八年五月內委員

上自桃源盛家道口起挑挖成河北岸另築北堤一道內建草壩一座依期告竣康熙三十九年於欽奉上諭事案內總河張鵬翮以新中河河頭灣曲糧艘徑行不順三義壩迤上三十一里河身淺窄恐湖水散

漫不能容受舊中河自三義壩至河頭三十二里河身甚深且三義壩迤下二十五里河身淺窄且距黃河甚近酌議於三義壩以上之舊中河築攔河壩一道改入新中河合為一河以挑河之土幫築南北兩岸子堤於每年漕船過完將河尾煞壩使湖水由小石閘入鹽河下海回空糧船仍由宿遷縣駱馬湖口出黃河赴次新運到時又行開壩漕船通行無阻題奉

俞允欽遵改挑至康熙四十年鵬翮巡行中河見鹽河內被三十六年黃河時家馬頭漫缺將鹽河淤墊鹽柴挽運維艱於謹陳節宣之法等事案內 題請不

行水金鑑卷一百四十九  
動正帑令鹽商損項曾經挑濬又於康熙四十二年  
聖駕南巡駐蹕清口奉

上諭仲莊閘清水出口逼流使南恐運口有礙應於陶  
家莊以下楊家莊處著挑引河令中河之水從此出口  
於運口有益雖楊家莊地勢低窪即使倒灌不過一二  
里仍然頂出著即相度形勢估計具奏仲莊閘暫停遂  
遵

旨估計將仲莊閘二草壩之上築築攔河大壩一道將  
雙金門閘拆去磯心改爲石裏頭裏頭之上另改河  
頭又將中河尾於河工底績可期等事案內動帑估  
砌石閘一座移建楊家莊縷堤之上下築頭二草壩

二座東水敵黃又於花家莊迤下築撐堤一道將鹽  
河頭移於撐堤之處併建鹽河石閘一座迤下鹽河  
一道濟運鹽柴水小則下板閉塞鹽河閘蓄水出口  
敵黃濟運水大則開鹽河閘分洩歷今一十八載糧  
艘利涉河道安瀾康熙四十五年黃水泛漲黃河老  
壩口等處各工危險建造王家營減壩開放宣洩奈  
黃流直射中河以致中河兩岸受險總河張鵬翮於  
請

旨事題請王營減壩迤下疏建鮑家營舊河故道由戴  
范河張家集范家河三岔口歷碩項湖入武漳河頭  
圖口下北潮河分洩黃流歸海兩岸建堤建壩如黃

水大開放鮑營河如清水大開放東草壩隨時啓閉  
操縱由人堤工得保無恙而運道民生均賴之矣

安清  
中河廳冊

聖祖仁皇帝康熙六十一年九月二十九日淮揚道傅  
澤洪詳請料物以防險工鹽河閘外口起至東草壩  
歷朱家灣高臺子張家莊等工至平旺河北過五丈  
河直達板浦謂之舊河即中河也又於東草壩少上  
而北爲鮑營引河北至張家集逶迤而東亦至五丈  
河謂之新河即西河也今自鮑營河頭而下久已淤  
涸不通舟楫康熙五十二年間前中河廳佟倅詳稱  
商人請於舊河濟運查舊河兩岸堤工內有朱家灣

高臺子張家莊等處險要應修東壩口門亦應修理  
既據該商呈請行走此河其修防料物自應商人捐  
備等因前道據詳前院批如詳移咨鹽院知照在案  
從此中河一帶工程商人每年捐備料物日交該廳  
及時修防相沿爲例本年七月間署中河廳梁主簿  
詳稱朱家灣高臺子張家莊等處堤薄工險請循例  
飭商備料貯工等情前來本道親詣各工查勘第一  
工朱家灣坐落中河北岸遙堤長八十丈內有三小  
壩每壩長七丈壩形微存護岸埽工全無第二工高  
臺子坐落中河南岸護城堤長一百四十丈第三工  
張家莊坐落中河南岸護城堤長九十丈內各有三

小壩並皆壩形微存護岸埽工全無甚屬險要本道  
詢據土人及該汛百隊僉云自康熙五十四年修過  
之後歷年俱未動工又聞有該廳折收料價官商分  
肥之弊當即飭行淮安分司查覆去後今據該分司  
詳據商人程長泰等呈稱每年修補工銀四千兩俱  
交歷任中河廳辦料修防其官商分肥之處堅執不  
承查此項銀兩自五十五年起至六十年止該廳已  
收過銀二萬四千兩既不以之辦料修防其為朋分  
不問可知但官遷吏故難以深求現今朱家灣等處  
及東壩口門急宜上緊下埽修理若仍責之各商辦  
料加工是復啓其抑勒肥已之故智究與工程分毫

無益相應飭商將六十一年分應捐銀四千兩解交  
河庫著令該廳將朱家灣等工應修之處確估造冊  
請憲批發辦料償修工完核銷其原捐之銀倘有贏  
餘留作下年工用庶各商有用之金錢不致僅供中  
飽而於城社民生大有裨益矣

嚼梅軒偶存



行水金鑑

卷第一百五十

運河水

裏河北自清口山清外河交界甘羅城迤西起南至揚河交界黃浦止計水程九十六里一百一十八步二尺自甘羅城迤西至李家淺長一十五里五十丈係清河縣境自李家淺至黃浦長八十一里六十八丈係山陽縣境屬山清裏河同知管轄其汛三日運口汛裏河上汛裏河下汛

河防志 蒼巖云山陽縣即淮安府治東至海濱界二百三十里西至清河縣界三十里南至寶應縣界八十里北至安東縣界三十里西北五十里有淮陰故城秦置水經注淮水東北經淮陰故城韓信釣此節孝先生有淮陰故城序即甘羅城也

運口汛自甘羅城迤西起至李家淺止南岸堤長三

千六百六十八丈北岸堤長二千九百一十三丈五尺又七里閘西岸太山湖周圍一帶堤長二千五百五十六丈六尺

以下俱河防志

清口於康熙三十五年七月間唐埂六壩潰決淮水東注黃流倒灌諸引河一概淤塞臣鵬翮於康熙三十九年恭奉

聖謨開挖張福口引河一道長一千二百三十五丈次年正月又開張家莊引河一道長一千六百七十丈又裴家場爛泥淺三岔等引河俱先後挑濬深通合衆引河之水會出清口併力敵黃而淮黃交會矣運口曾經屢改今仍在舊大王廟前有迎清逼黃之

勢舊築大墩一座置頭二三四草壩東水濟運康熙四十年於舊大墩西接築攔湖堤一道長一百四十五丈內外排椿鑲埽又接建新大墩一座周圍三十五丈逼清水七分敵黃三分濟運又於大墩下運河口門築攔河壩南北共長二十四丈以禦湖水異漲置造鐵犀一座於新大墩上以鎮水勢刻詞於犀曰維金剋木蛟龍藏維土制水龜蛇降鑄犀作鎮奠淮揚永除昏墊報吾

皇

南岸自舊大墩前起經七里閘至文華寺後止內除高阜外堤工長二千八百三十九丈康熙三十八年

修築

文華寺後高  
阜歷年未修

武家墩後橫堤一道長一千一百三十二丈康熙四十年加幫臨湖釘椿鑲埽

北岸自甘羅城迤西起至惠濟祠旁新石工頭止內除甘羅城東門高阜九十丈外堤工長一千八百八十九丈五尺康熙四十年補修完工

惠濟祠旁新石工一段長一百四十七丈康熙三十

八年創砌

清河縣志 祠在舊新莊閘口明正德三年建武宗南巡止蹕祠下瞻顧久之嘉靖初章聖皇太后過此賜黃香白金禮獻之物

賜額曰  
惠濟祠

南岸石礪於康熙四十一年 題建石閘一座相時啓閉引三岔河之水濟運

七里閘西岸堤長二千五百五十六丈六尺

七里閘河一道長一千五百七十三丈七尺自惠濟

祠後起至季家淺止運河長七百四十二丈俱康熙

三十九年 題准挑濬深通

裏河上汛自季家淺起至南角樓止河道計長四十

里四十四丈康熙三十九年 題准挑濬深通

南岸堤長七千三丈七尺北岸堤長七千三百九十

一丈九尺兩岸排椿於康熙四十年改龍尾埽為丁

頭埽

五孔橋於康熙三十五年前河臣董安國建石閘一座因地勢低窪土性虛鬆未便開放久經堵塞

龍汪開一座金門寬二丈一尺二寸康熙三十八年  
加高石四層金門上寬下窄不能下板月河開金門寬二丈七尺六寸  
兩岸皆砌石

北岸檀度寺新開一座康熙三十五年創建

北岸版閘關口石工一段長一百二十丈康熙三十  
八年創砌康熙四十年完工

南岸盤糧廳前石工一段長五十五丈康熙三十八  
年創砌康熙四十年完工

北岸府城西門護城石工一段長三百六十丈康熙  
三十八年創砌以上俱河防志

府城北角樓一工與小壩一工同一危險蓋因此二

處水勢頂衝舊堤單薄堤裏地形低窪俱係深塘兼  
之城池官廨民居鱗集於此澤洪屢欲啓請河憲建  
造石工庶幾一勞永逸因需用錢糧浩繁未敢輕舉  
今年冬冰凌水漲冲刷塌卸堤根水深至二丈有餘  
亟調集員弁夫役并工搶護方得平穩此處建造石  
工斷不可遲增梅軒偶存

裏河下汛自南角樓起至黃浦揚河交界止河道計  
長四十一里二十四丈二尺康熙三十九年 題准  
挑濬深通以下俱河防志

東岸堤長七千三百五十四丈五尺西岸堤長七千  
三百七丈五尺兩岸排樁康熙四十年修補完固

東岸舊有興文閘一座閘內澗河一道至涇口入射陽湖由廟灣歸海洩三城之積水通商賈之舟楫其利非小歷年黃水內灌河身淤墊康熙三十九年復加挑濬以上俱河防志

本汛東岸興文小閘一座口寬二尺八寸有澗河一道至涇口水入射陽湖康熙三十八年總河于成龍於欽奉

上諭事案內估挑後于請

旨事案內撥給捐工人員挑浚又於康熙三十九年總河張鵬翮題為黃淮交會謹陳善後一策等事案內動帑修砌興文閘座以備宣洩運河水勢程河廳冊

興文閘南有頭石工二石工兩段頭石工長三百一十八丈北磚工三十丈中石工一百五十七丈南磚工一百三十一丈其二石工長一百五十丈俱係磚工康熙三十八年題准加高二層河防志

涇河閘一座其河下通射陽湖計長八千二百五十五丈面寬五丈底寬二丈五尺深六尺康熙三十九年挑濬深通又補修閘座以備蓄洩河防志

王永吉修復涇河舊閘議揭云竊照黃淮外河水勢蕩蕩滔天來路甚猛逼入清口內河河身窄狹兩岸束縛迂回四百五十里直至瓜洲纔得入江出路甚長甚細前賢恐其震盪湧高寶地卑水聚中飽勢

行水金鑑卷一百五十一  
五  
不能容必致決裂所以於山陽縣南去百里之內造  
涇河閘分水一支直趨射陽湖東北入於海此閘既  
成固疏淮安下流之壅實減高寶上流之勢矣年久  
失修遇水崩決司水者憚於興造遂築土壩一道人  
馬通行因循數年間基遂廢此處滴水不通則閘內  
行水之河身以及接連射陽湖一帶原無主管之水  
泊盡被衙蠹土豪瓜分圍占低下者取魚薪草高阜  
者種麥插禾官河變作私田野水化成腴地宜其百  
計阻撓牽制官府不肯造閘及奉憲檄勒限督催不  
得不造却又賄囑經承人員將閘門改小閘底增高  
草草了事洩水無多當夏秋水漲之日即徹底全開

尚恐宣洩不足乃啓不數板開不數日旋築月壩堅  
閉終年間雖報完全無實用至於子嬰雙閘復以委  
官承行剋減工料樁短灰少閘底石不齊縫不敢全  
槽開放稍有滲漏損傷隨即填泥下埽歲歲如此亦  
僅存有閘之名耳夫昔人造芒稻河閘導水入江造  
涇河子嬰閘導水入海今芒稻河既被棍徒占塞涇  
河復被豪蠹官胥把持水不出頭激之愈怒以致八  
年之內年年潰決漕堤耗費官帑民財數十萬築塞  
殆無虛日糜朝廷之金錢竭小民之膏血徒作棍  
徒豪蠹官胥人等肥家潤橐之資漏卮不塞長此安  
窮伏望老公祖台臺移文會勘遴委廉能風力職官

行水金鑑卷一百五十一  
六  
監造堅厚閘大石閘一座其閘底須與下河河底相  
平庶無高昂吊口之弊木椿務要長大粗壯挨緊密  
釘底石務要二層細鑿套筍塊塊勾連層層合縫然  
後多將糯米熬汁打灰灌漿纜可支持幾年不致旋  
砌旋崩泛水而衝石也閘門兩旁襯石縱不能多數  
層斷不可少若一二層之外便是泥土水鑽石縫土  
必虛鬆安能壁立而不仆哉凡不利於有此閘者必  
曰閘底太低則水頭甚高誠恐民田滄沒殊不知此  
閘與子嬰閘同是一般閘內河南河北兩條大堤較  
之運河更高更闊只是單行水道直通射陽湖匯合  
下海原與民間田地絕不相通倘或此堤小有殘缺

修補不難如果堤岸全無多年閘水不行內堤因何  
坍塌必是附近有田豪強耕攤挖毀占踞河身渾成  
一片令人莫可查考此等奸徒不追從前花利寬貸  
實多責令培補原堤亦情法之允協者耳又或有不  
知淮揚水利者必曰沿堤減水閘洞多矣何必爭此  
涇河一閘殊不知高寶之南惟有芒稻河洩水極大  
直捷入江高寶之北惟有子嬰涇河洩水極大轉折  
入海全不侵灌民田既可洩水又不傷稼故為甚利  
而無害也若沿堤小閘名曰斗門所洩之水不及大  
閘五之一况當上河水滿之時下河溝港俱已泛漲  
田地將沉再加各閘齊放既不通江又難到海一望

汪洋廬舍盡沒東風一起巨浪拍天直捲堤根一線  
漕堤內外洗刷所以崩決最易繇此觀之欲保堤利  
運導水安民舍修復涇河之外固無他法也事關利  
害故不避嫌怨詳切盡言之仰希採擇立賜施行河  
漕幸甚

王鐵山集

本汛東岸涇河閘一座口寬一丈下有涇河一道通  
塔兒頭金吾莊水下射陽湖康熙三十八年總河于  
成龍於欽奉

上諭事案内估挑後於請

旨事案内撥給捐工人員挑浚又於康熙三十九年總  
河張鵬翮題為黃淮交會謹陳善後一策等事案

內動帑修砌涇河閘座以備宣洩運河水勢

裡河廳冊

東岸舊有頭淺涵洞六座二淺涵洞二座三淺涵洞

五座又風水涵洞二座西岸涵洞四座

河防志

西岸楊家廟新河一道康熙二十五年挑浚

河防志

運河古山陽瀆也隋開皇六年鑿然吳王城邗溝出  
於末口即新城北辰坊之北閘也三國以無運而塞  
隋因平陳而廣之五代亦以不運而湮周以平吳而  
濬之元以兵阻而廢明初以漕運而復之時已築新  
城則又倣宋轉運使喬維嶽之制自郡城西北透迤  
轉西南建閘通清河口皆陳恭襄公力也

以下俱淮安府志

永濟故沙河即烏沙河在治西北一帶三十里古運



自淮城良隅入淮不免灣山陽六十里風濤之險宋  
轉運使喬維嶽開此直達清口後蔣之奇又開濬共  
澤歲久俱淤永樂初平江伯陳因舊渠開通置閘蓄  
泄更名清江浦復置常盈倉於旁積糧以備轉兌為  
公私便共置五閘以備蓄洩

永濟河治西南自楊家廟上達清河口萬曆九年總  
漕尚書凌雲翼開挑通漕避清江浦黃河嚙堤之虞  
及清江築堤運艘仍舊由城西故沙河以出清口而  
此河並存今資以灌溉民田中有涵洞十餘處  
涇河治南五十里西通運河河口有閘水漲則啓洩  
入射陽湖嘉隆間濬修萬曆丁巳南河郎中李之藻

重修鄉官胡效謨為記

澗河治東南上洩三城瀦水下通濱海舟楫歲久湮  
淤鉅工不易舉黃流一泛沙漫平陸督撫王公宗沐  
乃環城築堤長數十里黃流不復入而三城內澇水  
不可洩乃濬澗河長三十里東通射陽建閘河澁備  
蓄洩及委人守之歲各餼金二鍰歲取府權金二百  
兩為繕修之費先後蒞土者加意深濬各有碑記在  
乃食貨大通之區也河兩旁溝洞灌田歲久積淤天  
啓四年知府宋祖舜挑深利民

故城河又名壽河治東南五十里東入射陽湖上接  
黃浦澗河考之知府邵元哲及給事中朱維藩二碑

行水金鑑卷一百五十一  
六  
記則故城河是澗河之支河自射陽湖淤塞直至車家橋水遂下趨於故城河而澗河水道不濟則東南三十餘里民田呼癸不應河原有壩爲界壩存則澗河之田灌溉有餘壩去則故城河之民田收成亦足是壩之去留關二河民田之利害甲子秋月  
皇上東巡議開海口以甦民瘼二十四年按察使于成龍踏勘海口一帶經此議開射陽湖並澗河澗河濬不但民田便利淮城積水亦得消退矣  
草灣河先年海口橫沙黃淮下流勢緩嘗苦淺涸每水發則有逼城之患萬曆四年兵備副使舒應龍議開此河直達安東於是郡城水患稍紓

射陽湖府治東南七十里東通寶應山陽鹽城三縣分湖爲界其闊約三十里周迴三百里明嘉靖隆慶間黃淮交漲潰高寶堤防并注於湖日見淺淤因盈溢浸諸州縣萬曆九年總漕凌雲翼請帑金三千委鹽城知縣楊瑞雲督開由廟灣新豐市入海其害乃止

管家湖望雲門外明永樂初平江伯於湖東北畔界水築堤砌石自西門抵板閘以便漕運名謂新路又謂西湖即仁濟橋之北湖也

以上俱淮安府志

洪澤在府治西南九十里舊有閘宋魏勝運糧至洪澤出閘入淮即此

江南通志

清河縣治東南六十里有洪澤

鎮濱淮河古南北大道設洪澤驛及巡檢司蓋劇鎮  
也有橋後漢書載陳登廟祀於泗之洪澤橋即此自  
高堰築後黃河復屢決入淮湖水泛溢全鎮俱沒水  
中所餘高阜數家寄生浮梗非舟筏不行

清河縣志

王永吉重浚射陽湖議揭云竊照淮揚兩府之民歲  
苦水災而淮之鹽城山陽揚之興化高郵寶應江都  
泰州爲尤甚二十年中無歲不受水災而六七年來  
爲尤甚蓋黃河水溢則勢重南徙淮既避黃以直下  
若淮泗水溢則力猛東注淮復引黃而合趨以高寶  
一線漕河容納南北兩河滔天浴日之水而下流壅  
淤無所宣洩水聚中飽安得不奔潰決堤病漕而害

民哉士民苦於水患因下流不通輒紛紛陳控求開  
海口殊不知海口之在泰州興化鹽城界內者如丁  
溪場白駒場劉莊場神台場四口現開原無阻塞若  
泰州河埭場一口萬曆十三年本州鄉官林海樓議  
開地方抗阻鹽城城東之天妃口天啓六年興化鄉  
官李碧海議開地方抗阻凡事有碍於地方知其不  
可爲而強爲之者終畫餅耳至於山陽境內之廟灣  
海口此口空闊實爲七州縣之尾閭更無一毫阻塞  
之處夫各處海口旣無阻塞何以水不趨下反泛濫  
而橫行乎永吉蒿目心傷考之傳記詢之土人乃知  
射陽一湖全然淤墊中間隔斷上下不通雖有海口

水不東注病漕害民根原在此爲今之計重濬射陽湖真有一日不可再緩者查得鹽城縣志書內載射陽湖在城西一百四十里西接寶應縣界西北接山陽縣中流爲界濼迴約三百里南北淺狹自故晉地方至喻口北流入海東屬鹽城西北屬山陽縣故晉而上至射陽屬寶應嘉隆以來湖乃大淤萬曆七年民李雯等建議開濬萬曆九年春知縣楊瑞雲申詳具題請發帑金重濬水繇廟灣新豐市入海水患稍息民賴以安至崇禎四年淮北蘇家嘴柳鋪灣新溝建義口並決築塞久無成功黃流灌注三年水退沙停支河小港大半壅淤而射陽湖幾化爲平陸矣然

湖形現在疏鑿不難有硬沙墊高者亦有泥水夾雜深淺不等者里數不多若合七州縣之力認真實做成功何難約算大槩分爲三段其上一段自寶應鹽城界上射陽鎮起至安豐鎮止約長二十五里自安豐鎮至山陽縣東作地方止約長十六七里自東作至涇口止約長五里以上係泥水相雜之工自東作至山陽鹽城界上清溝止約長二十里係泥沙旱工此處接連湖面查湖面舊制三十六丈闊今止存三四丈極闊者七八丈耳湖面盡淤安能受水宜裁閘如舊自清溝至南馬駱一林地方約十五六里長此處亦甚逼窄鑿之使寬則下流通暢繇此入山陽之

行水金鑑卷一百五十一  
三  
軌東溝繇溝入濛龍喻口繇喻口入廟灣則入於海  
矣中一段自鹽城奪基廟起至林上止約十二里長  
自林上繇舊浦河此河洩江都泰州高郵寶應  
興化五州縣之水今淤塞至馬家蕩止約  
三十里長自馬家蕩至陶家林止約十里長以上亦  
係泥水相雜之工應用鐵口罽子撈濬其泥用船裝  
載去湖稍遠庶不再淤此處舊名蝦溝從此至東尤  
莊約二十里長則入鬚溝而水直達於射陽湖矣其  
西一段則單在鹽城縣境內舊名東塘河西塘河西  
塘河自黃土溝起至許家灣止約二十里長只此淤  
淺急宜挑濬從此入於樓下莊唐橋鎮則一路闊深  
直達射陽出廟灣入海通行無碍也東塘河自唐子

鎮起至安豐王莊約三十里長自王莊過界河至大  
港鎮約二十里長自大港至九曲河廟止約三十里  
長從此二十里至古吉寺又二十里至院道港入濛  
龍喻口達射陽入廟灣則入於海矣此與鹽城縣近  
河生員周國顯梁卓徐行等面相考訂明白者雖未  
盡確或亦不遠大約黃自北來淮從西下如人身喉  
項廟灣各口如人身尾閭而射陽湖則如人身之胸  
膈腸腹也若人身日進飲食而胸膈不得通腸腹不  
能納縱有尾閭無從消導安得不鬱而病病而至死  
哉全湖形勢了然疏濬決排原無難事而坐視淪胥  
無人肯救者何也各州縣有司畫於封域未必周知

即或知之而彼疆此界觀望推諉不肯擔當殊不知  
所湮沒者本州縣之田禾所漂淌者本州縣之廬舍  
築塞漕隄決口所起派者本州縣之人夫利害相關  
剝膚切骨孰大於此又或精神疲於催徵工夫分於  
獄訟視此畚插之勞反為不急之務殊不知湖淤河  
決水滿歲荒死亡流竄十室九空錢糧從何出漕米  
從何完差徭從何供贖緩從何納老幼男女粗衣糲  
食從何來 國課根本萬民性命舍此別無活路州  
縣正官急務亦孰有急於此者奈何不深思也至於  
治水衙門不肯著力必謂此係下河不是上河殊不知  
下河之水不通則上河之堤必決治湖正以治河

表裏原是一事又必謂河帑不敢輕動日後難於開  
銷殊不知所湮者下河之民田所決者上河之漕堤  
堤決年年築塞築堤月月起夫民間每歲起派人夫  
或百萬或數十萬固可憐 朝廷每歲銷算錢糧或  
數萬或數千亦可惜公私交困何不急圖一舉兩便  
之策乎欲興大工事關題 奏務求詳確未敢草草  
數陳管見大約有五一日先估勘揭中所開淤塞村  
落地名及道里長短原係採訪未曾親到必得真心  
為民實心做事憲司公祖不辭辛苦督率山陽鹽城  
高郵寶應興化江都泰州正印父母各帶鄉導乘駕  
小舟同到射陽湖上下各處淤淺地方逐節逐段從

行水錄卷一百五十一  
廿四  
長打算商量務要直捷鈔近不得遷就迂回恐有奸民假公濟私避害趨利希圖本村本鎮便宜其應開濬處所要見得自某處起至某處止該挑若干里數長若干丈尺深若干丈尺闊一一詳悉開寫如有與揭開不合者即行改正估勘既有清冊則工程難易人人共知酌遠近淺深闊狹品搭派工庶無多寡不均之歎一曰專責成各州縣印官分定工程則一切人夫器用船隻稽察督催等事自應逐項料理但印務煩雜未能嘗駐工所除淮揚兩府各有提調憲司公祖及分委府佐公祖監督外每湖灘十里須於兩府各州縣中選委能幹職官一員義官數員分頭催

趲庶無照管不到之虞一曰派人夫湖水無阻則漕堤堅固運道通行可省年年塞決幫堤之費似當量動官銀以襄大役然河帑空虛難以輕議止可酌估犒賞或官備竹鐵罽子合掀等項以省民間擾累亦無不可各州縣欲圖永利合派民夫如東塘河西塘河若果單洩鹽城一縣之水者俟查確另議外其餘關係山鹽江泰高寶興七州縣利害者自當勻均酌派庶無偏私不平之鳴一曰嚴功罪先年亦曾興工開濬上司正官足跡未到湖邊提調諉之各州縣各州縣諉之佐貳佐貳諉之義官善官與夫頭通同折夫無人實做遇水泊無載泥之船過於泥無撈淺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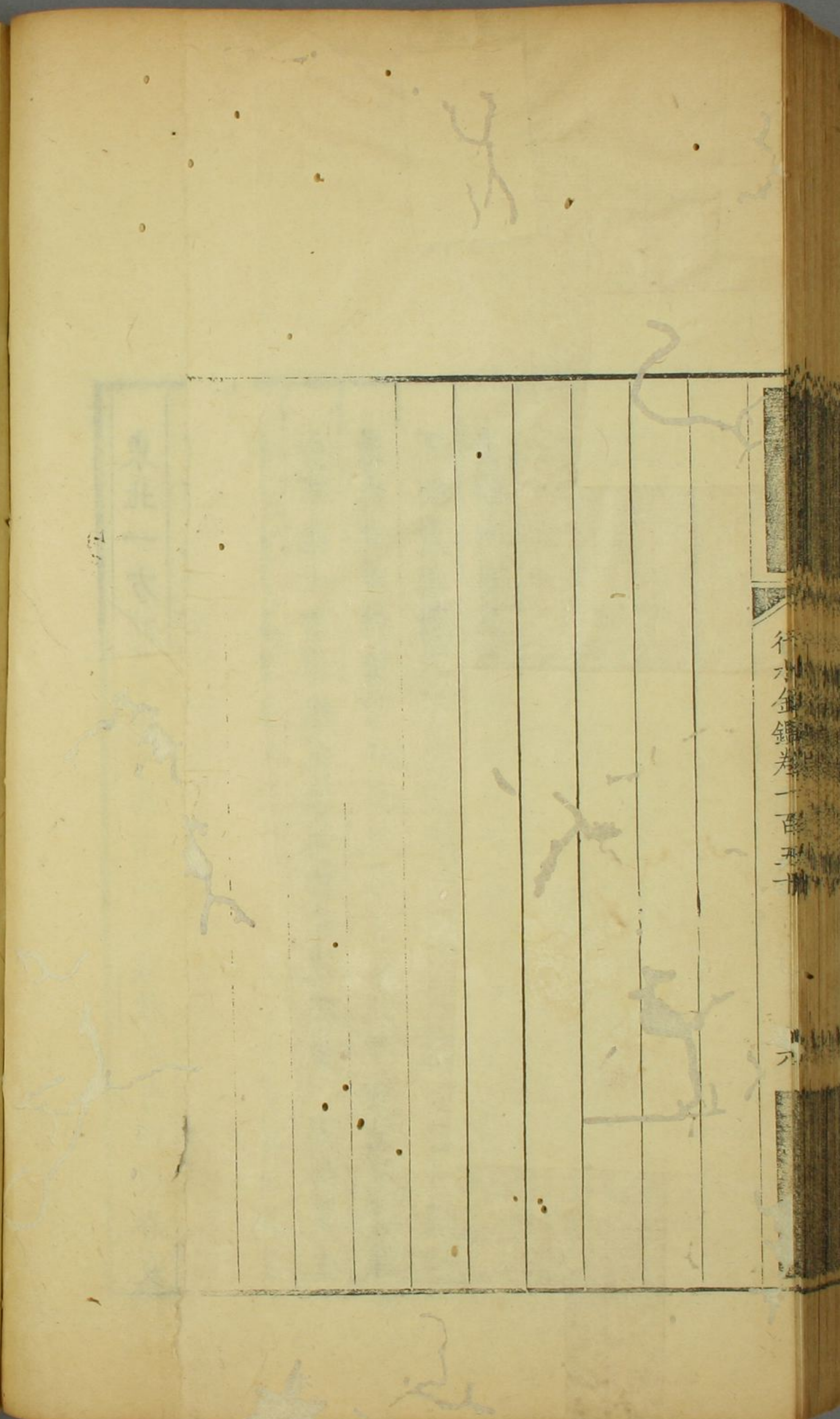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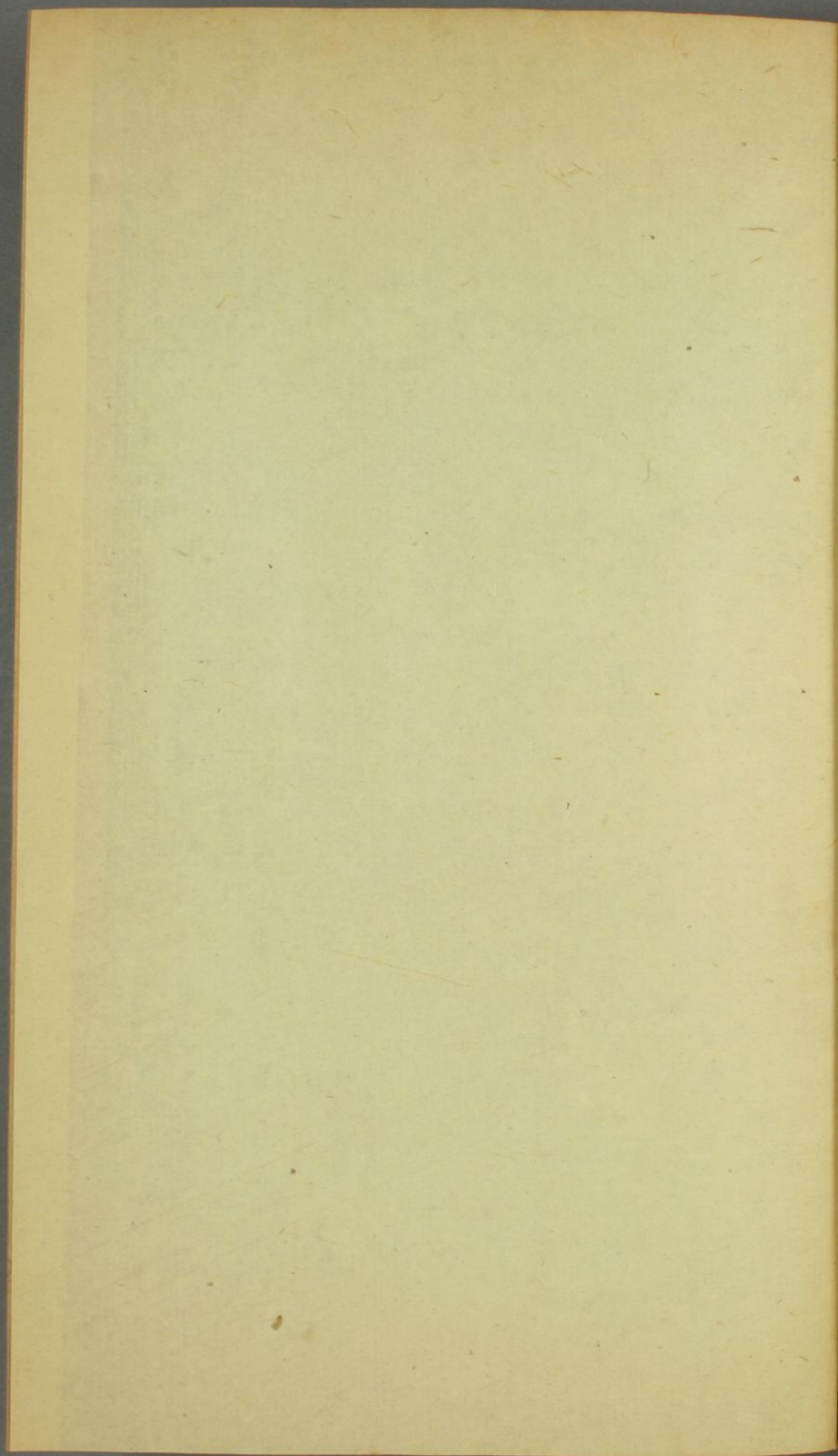
行水金鑑卷一百五十一  
具朦朧報完徒費民財毫無成效似當預先 題准  
若有急公勤事者紀錄優陞倘或苟且塞責工完不  
合式報完不及期人夫遲誤器具缺少摘叅重處至  
於包夫折夫誤事殃民情法難恕但有犯者不論有  
職無職立置重典則積弊可除不難事半而功倍也  
一曰定期限霜降前後水勢泛漲雖極淤淺亦沉水  
底難以相度目前牌行會勘須限十一月上旬估完  
詳報以便仲冬具 題如此大工既不多動河帑部  
覆必無留滯似當一面入

告一面擇日部署開工若以九年正月為始定限一百  
日報竣斷無不完之工程不通之水利矣此湖僻在

東北一方非若上河為南北咽喉秋冬有回空春夏  
有重運築壩開壩甚費掣肘議早定則今冬亦可舉  
行工難成則來冬亦可補足兩府士民異地心同雖  
勞不怨七省漕船波恬浪靜飛渡無憂 國計民生  
漕堤運道關係重大如此永吉生長淮揚聞見最確  
不揣庸愚敷陳管見如果所言非妄伏乞老公祖台  
臺俯垂採納再加訪察立賜施行謹揭

王鐵山集





行水金鑄卷一百五十一

五

